竹軒集卷之三

行狀

忠臣豐川府使　贈兵曹判書朴公行狀

公諱榮臣字仁輔密陽人密陽之朴出於新羅王赫居世至高麗有四門進士元自後世襲簪纓入本朝有諱允林官漢城府判尹高祖諱孝幹校尉曾祖諱世馨　贈參議祖諱虎副司果以勇力稱考諱宗男用武擧官承政院承旨後　贈刑曹參判妣泰安李氏　贈貞夫人郡守世俊之女公生於萬曆戊寅十二月三日有至行嘗侍參判公疾斫指進血疾乃

甦出而與金應河尹廷俊諸公遊而其雄勇與金相
埒云登乙巳武科由宣傳官出監熊川縣縣經倭難
蕩殘乂公竱心振舉道臣累褒其績聞于朝光海以
叅判公嘗討叛胡有功追封勳仍加公通政階然公
見時昏亂於官爵若浼焉及 母后幽閉益扼腕大
言不復忌諱賊臣韓希吉與公同里居而其子認將
赴郡其徒會餞而邀公公辭以無馬則又送馬固請
以致之時光海囚永昌大君於海島以奇協守而潛
令殺之協不忍乃代以鄭沆認等方相賀其得人公
於座奮罵曰爲此所不忍爲其若後史何認等告于

𠡠音愧

爾瞻爾瞻告于光海寘公于渭源以黨又言朴某勇士也今處於近胡地恐生變遂移配珍島人皆代怖而公顧怡然自適也癸亥 仁廟反正公誤聞光海殺戮痛泣不已人或笑之公曰昔嘗臣事安得不然以五衛將召還尋拜慶源府使公辭曰臣父嘗錄勳光海時因以增秩今勳旣罷則亦當還資級且臣有老母不忍復遠離願終養 上命換近邑得淮陽則上猶以爲遠移授豐川府使異數也豐在海西囦于毛鎭徵求凋𠡠甚公乃方便拮据接應無缺乏而民不知邑亦以蘇翌年甲子副元帥适叛於關西兵猝

至莫有嬰其鋒者又道臣蒼黃失措不以公分隷戰陣公馳見道臣揮泣奮臂願得效死道臣始使守馬灘旣而道臣欲同守山城促公還甚急盖知公忠勇可仗也公謂不可棄馬灘不守使賊直擣京城乃與中營將尹公廷俊合兵固守平山府使李廓以左營將陣岐灘招公及尹公公又謂馬灘是要害地不可去往復數三廓怒强之公對尹公泣曰吾等有死而已握手相誓而赴翌日賊果由馬灘襲官軍官軍方設戰備廓遽鳴金而走軍遂潰左防禦使李重老走水死右防禦使李聖符及諸將李師朱權浩然等皆

死於賊當是時廓遁匿巖穴間獨公倚岸射賊賊死者甚多及矢盡弓折遂與尹公同被執至賊陣适與韓明璉據胡床曰汝以孤軍敢拒我耶吾貸汝命汝安敢不從公罵曰大義所在衆寡何論汝受國恩厚副元帥府院君於汝不足耶何故反也适素服公勇力欲與同事誘脅公萬端公大聲曰适明璉何不速殺我我終不汝從适怒先殺尹公公又大聲曰适汝旣負國又殺我義士蒼天在上汝敢爾耶适猶不加害而适將李守白者乃曰此人著節昏朝素稱剛直終不爲吾用不殺必有後患遂以鞭棍亂搏公肩背

舌吐出斫之又以石拉齒公猶罵不絶口守白大怒
因斷其頭是二月初六日也其後适自岐灘直入京
爲官軍所敗守白斬之以獻朝廷貸守白死公四子
之屛之垣之藩之墉與李公重老子文雄文偉等共
殺守白以報讐公死時年四十七以其年四月日葬
于楊州治東金村馬山洞先兆坐卯原公配廣州李
氏廣南君光岳之女遁村先生集之後後公三年卒
男長僉知次僉使次縣令李兵使女婿郡守李文柱
側出之闓僉知男燧府使熺主簿爲僉使後燀縣監
煥主簿女適邊聖遇縣令男炫營將女適金世聲妻

碩耇黃璐兵使女適李秤側出男煌萬戶女適李成
彪崔增李春英郡守男詡翿翽翮翽兵使女適監司
黃儁耇縣令沈若溟縣監李昂基進士趙奎祥黃信
龜之閫男燦煒烱女適李萬行李菌燧男尚絅通德
郎側出尚淳尚周熺男尚一尚質爗男尚夔尚老尚
玄宣傳官煥男尚謙炫男尚文漢維漢明漢緯尚夔
出漢明爲尚絅後漢相尚謙出漢禎漢祥尚文出也
民澤惟人臣之捐生殉國雖志氣有以感激其平時
所養必有大過人者段太尉以笏擊朱泚而人或謂
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獨柳子厚以爲决非偶

然今公在昏朝痛倫彝之墜地常慷慨絫欷正言不
顧雖危機交發厄困備至而處之裕如不少悔挫則
其中之所素養可知矣其倡羸卒過大敵而奮發直
前如赴樂地卒之勢窮力盡身糜首碎而猶勇氣彌
厲至死而不屈者是豈倉卒所可辦哉抑惟忠義之
性人之所以受於天而利害死生惕之則雖士之平
居讀書講道理以名節自期者鮮不失其性甚至忘
君背國相隨屬焉公乃韎韐之類耳非有學問閑益
之力顧其忠義大節始終偉然公可謂不待勉強而
自全其天賦者豈特子厚所謂決非偶然而止哉若

其諸子之義不忘仇必報乃已則公之家訓之正亦可見矣朝廷初 贈公刑曹叅議 孝廟加兵曹叅判旋用大臣議以忠臣表其門曁今 上三十七年我仲父以禮官請 賜謚 上允之仍加兵曹判書噫 累朝之寵褒彌隆而公之名愈炳耀於無窮矣又有尤庵宋先生之文將揭諸墓隧矣民澤又焉容贅辭而惟漢明等之言曰行之有狀古也且吾先祖之大節而未有謚今子之仲父公始請之旣又許以撰次遺行以備太常之考信則其侍筆研之役者必子也宜子之詳吾先祖之事以謦咳于仲父公之側

也民澤故爲狀

伯氏北軒府君行狀

惟我伯氏諱春澤字伯雨我光州之金系出新羅王子興光而至高麗連六代爲平章事入 本朝又大顯左議政光山府院君諱國光 成宗朝名相四世至大司憲黃岡先生諱繼輝佐 宣祖爲善類之宗生文元公沙溪先生諱長生承栗谷李文成公嫡傳有繼開之功享于 聖廟生吏曹叅判諱槃實伯氏高祖考也嘗斥柳碩等之誣金文正以明春秋大義曾祖諱益兼生員壯元當建虜僭號疏請斬其使逮虜

葬立慬於江都特 贈司憲府持平祖考瑞石府君
諱萬基領敦寧府事兩館大提學光城府院君以文
學政事事 孝宗 顯宗又誕我 仁敬王后以闈
陰化又贊討柟堅逆勳在 宗祊先考晩求窩府君
諱鎭龜以碩德宏材夙有公輔望而忤於時議官止
行戶曹判書母夫人韓山李氏持平諱光稷女牧隱
文靖公之裔也伯氏以 顯宗庚戌歲之閏二月四
日生焉曾祖妣尹夫人通書史識道理素有女士風
見伯氏氣骨而歎曰是兒必大有名四歲偶從羣兒
爲閭巷俚言瑞石府君誨責之伯氏不惟亟改之輒

擧以戒羣兒府君又大奇之始學于尹夫人而從祖
西浦公時在側又教以作文詞則伯氏髫齔而藻思
已溢發公許以能文章有所製必使伯氏見又嘗謁
文谷金公壽恒公命題試長律日未昏作八篇而歸
及游場屋人皆堵立賞其作曰眞奇才眞奇才伯氏
時纔踰成童而文詞之驚人已如此丁卯瑞石府君
棄世西浦公論後宮張氏事竄宣川枏堅餘黨結張
氏兄希載百計闚闖及戊辰冬張氏誕今 春宮
上命定元子號諸臣或言 中宮春秋方盛宜姑徐
之己巳春凶黨㗋柳緯漢投匭謂諸臣有不利心尤

菴宋先生疏明其本心 上震怒凶黨遂柄國廢
仁顯后張氏代其位戮尤菴文谷盡逐諸忠賢然其
必欲甘心者卽舊日勳臣家於是黷德遠等盡反逆
案罷保 社勳追誣瑞石府君而西浦公則以前事
詔獄減死安置先考與先仲父竹泉公叔父僉正公
先後配絕島族曾祖叅判公拷掠畢命當是時倫常
墜地國危且懍懍而若夫私家之禍莫憯於我金氏
矣盖我金氏爲一番人所仇怨者自黃岡先生已然
而至我瑞石府君則爲 上心膂誅除亂賊而先府
君實左右之又嘗在臺閣力論吳始壽誣 先王之

罪竟賜死故其黨必欲乘時逞毒至曰金某家雖幼
稚必盡殺乃已其所眈眈於伯氏者又可知已自是
其黨益肆凶謂金宇成於逆獄機關皆通知發拿鞫
之啓因欲嫁禍於先府君其揣摩經營盖將無所不
至矣伯氏奉祖母府夫人時在京聞又省覲海島而
凶黨忌嫉不已至遣人詗察其動止又 上以微事
罷德遠相謂命賢慢 上而斥之黜宗道義徵罪狀
日著儒生金日晋等相繼疏論而 上不甚非之黜
等自知罪不容誅而恐 上一朝覺悟與希載晝夜
睥睨滔天之禍非朝伊夕而辛未發金廷說獄欲危

仁顯后廷說　后家幕裨也未遽售計則又將搆殺
善類以快其心而甲戌之獄起矣甲戌三月黜入
對言咸以完者因崔山海來見臣曰聞崔格言則韓
重爀李時樟等聚貨募黨謀議換局洪萬翼卞鶴年
等亦與金某圖此事其勢將無所不爲宜明白論罪
以散其徒黨破其陰秘請令禁府嚴覈得情　上允
之伯氏遂被逮對曰以完格素昧平生換局非人臣
所敢言黜命賢無以詰盖山海黜幕裨以完格與爲
腹心其言皆黜所指使而旣誣引多人至獄窄不能
容命賢旋又請　對稱以重爀時樟等言爲凶悖不

道勒請設鞫嚴訊將以鍜鍊羅織屠戮一邊人而後已也時武人金寅者以黯義徵腹心悉得其謀逆狀恐事泄而禍及已遂上變而其與希載表裏構亂之情狼藉於變書 上旣察黯命賢等禍心至是益大悟以患之夜半奪義徵訓將符趣申公汝哲佩之以誣起大獄魚肉搢紳罪黯等而寘之盡釋諸衆囚伯氏出獄門向闕而拜詠詩曰再生可以看天道萬衆何當報 主恩 上命放我先考與仲父叔父謫又畢伸羣枉乃光復 坤位又追念保 社勳而復之更化之政如氛翳廓而天日朗矣噫我 聖上乾斷

斯赫天討方嚴君臣母子之倫旣絶而復正誠千載
一時而相臣南九萬尹趾完柳尚運等見局面屢換
事變無窮不恤倫常之重及懷瞻顧之心如黯希載
義徵等謀害 國母之罪不特金寅所告彰露靡餘
自 上旣親發其實狀而九萬等專事庇護只賜黯
義徵死希載則乃曰 世子必不安相繼請宥杖殺
金寅以滅其口襲黯等誣獄拷殺韓重爀以媚悅凶
黨而有不足則又構陷我伯氏爲黯等報怨而媚悅
九萬等之類又從以乘機助勢遂致羣毀衆謗溢於
一世矣然相國李公畬尚書李公秀彦嘗謂人曰世

以圖復　坤位爲某之罪假令某爲此其父兄得以生還家國再安吾見其忠孝未見其爲罪也館儒韓配周曾以醜辱尤菴得罪於其諸父者也至是首擧誣獄事黜伯氏於儒籍執義李三碩又疏言金某不知當初被拿者何事而物議喧藉殆與重爀輩無異同其行已無狀可知矣其父遠竄海外而人言亦無所不有任遇如故輿情未厭　上嚴批而斥之又手書下府夫人有爲世充建德報仇等語先府君又上疏辨之曰臣在海島獄事委折臣實不知及歸始聞所謂告者以完等也問目乃謀議換局也盖近來朝

著數變即指此進彼退也凡其進退惟係 君上則
何可論於人臣而必欲作爲罪案網打異己卽曩日
羣奸之計也臣子之於以完等聲息之所不通以完
特受黷指誣擧其名雖以黷輩鍛鍊拷掠之禍狠藉
於他囚而其於臣子旣無以更推且不得請刑終莫
能售其計而甘其心且其援引諸人臣子及他囚者
外一時廢棄之卿宰士夫鮮有得免而臣名初不入
於其中臣子之寃如彼臣之無干涉如此請辨覈以
解臺官之惑則 上又以人言之萬萬無據亐已洞
察答之丁丑金廷説聞朱棐爲妖惡言將發告先以

白於兵判閔公鎭長訓將申公及先府君先府君及
諸公答以苟爲國非可止又先府君所帶傔人適與
廷詥相識偶逢於闕庭仍以隨入此元非伯氏所知
政院亦只以闌入治之尚運等旣緩其獄而必欲罪
廷詥又大司諫朴泰淳疏言伯氏干與獄事旣而掌
令李東馣梁聖揆等啓言告者上變何等機密而傔
人從往見捉人之駭惑益甚渠以儒士締結無賴處
心行事若是無狀置諸京輦則前頭可虞之端有難
勝言請定配 上又不允又以流傳之言未可信爲
教則東馣等益肆構誣入對以爲愚夫愚婦莫不目

以兇險臺啓之發實是公論仍請 下詢諸臣相臣尹趾善崔錫鼎等又言衆言喧藉臺臣宜爭執 上黽勉從之配于金川至己卯以邦慶宥還辛巳 仁顯后升遐九萬尚運押闕外哭班希載黨鳳徵等次之而太學生隨其後中庠任朴奎瑞乃令庠隷高聲倡曰在己巳半日庭請之黨與夫庇護希載者決不敢臨此班又退而疏請誅希載未及上而 上於夜半下備忘數張氏詛魔 中闈狀仍 命誅希載又親臨按諸囚悉得蠱凶情節旋又賜張氏死錫鼎進三劄力救之 上責以護逆而命付處奎瑞又疏論

錫冑罪仍及鞫獄按治之不嚴伯氏素與奎瑞相知
及其後錫冑之復拜相也仲氏暘齋公在諫院論其
護逆之罪謂不宜復居相職尹順命即希載外弟而
與希載妾淑貞結爲心腹讒間希載妻希載遂薄其
妻至是淑貞及希載妻並被鞫妻乃悉服希載淑貞
與順命蠱逆狀遂以問於順命順命疾希載妻而不
得其辭則乃曰希載自謫中送諺札謂其妻與金某
及李彦綱相奸交通西人欲殺我若殺我則於 世
子亦豈好云而希載自濟州就鞫也問諺札則曰元
無是事持平李東彦乃以交奸之言出於罪人口請

罪伯氏遂配于扶安時東彥新入臺以直言自許而
所論不過其枝葉而於大義所關如奎瑞之論者則
瑟縮不敢言又欲先自立異陰爲後日計旣論竄奎
瑞以出位論事又拾衆囚亂言罪伯氏如此壬午春
惕齋公訟冤　駕前曰臣家與希載家不啻燕越郎
國人所共知且希載賤時臣兄年幼及長希載已貴
顯況希載結黯等起大獄而臣兄最被其構誣則其
言尤豈不萬萬不近乎又況希載之謂無諺札者乎
禁府覆　啓曰順命之言全不近理遂蒙俾釋東彥
又發還收啓而　上終不允未幾東彥以父喪不飯

合爲趙泰億所論卒瘐死獄中伯氏輒戒子弟曰東
彥雖無狀爲人子而豈有此耶汝輩須毋襲人言爲
也甲申先府君棄代嗚呼先府君雖積困時議齮齕
百端　上故察其忠藎任遇彌隆而天乃不憖遺則
凡世之黨九萬者卽無論也雖平日親好者益無顧
忌倒戈反攻竹泉公又嘗論九萬尙運等之事以直
道孤忠積忤於上下於是羣憾交起凶黨闖發捏合
而並誣之溥潛之徒出而伯氏與竹泉公幾陷罔測
之禍矣乙酉春大臣申公琓李公濡等以　上卽位
三十年請稱慶仍請進宴則竹泉公並論其不可鄉

儒許顥蘇德嚚等又請上尊號顥則受已人指德
嚚則九萬黨實嗾之又使宫官姜履相勸　世子上
章以請琓濡等遂靡然一辭竹泉公爭之愈益力
世子旣斥以沮戲進宴　上又以慍怒爲教又於其
冬　上有内禪之命錫昺等有欣幸色琓濡憂懼不
知所爲竹泉公獨流涕面爭竟得寢凶黨及錫昺等
益恨之嗾申涪者論進宴　内禪事而斥公以蔑視
世子廷辱　殿下又於丙戌春　上將祀　神皇于
大報壇而錫昺乃攝行錫昺卽媾虜者鳴吉孫也學
儒宋婺源等慨然陳大義請勿以錫昺攝行婺源卽

尤菴曾孫於伯氏爲妹婿也疏既上 上震怒遠配
婺源於是錫咼益增氣修撰趙泰一素疾怨伯氏家
又見竹泉公忤 上旨遂與錫咼及其子昌大經營
兩旬而上疏首論竹泉公以很戾好勝猜忮喜事朝
議不如意者連章累牘力戰不已意欲所存非竊權
假威驅一世則不饜仍謂其姪某罪累多端人類所
不容擧世所共棄而一家之内凶德萃會凡所以傷
人害物好亂樂敗者無不協心力圖前後章奏之致
疑不可勝數又擧我族祖持平公萬謹斥李濡請糶
彼虜及承旨任埅論 内禪時大臣不力爭之疏謂

某叔姪所指揮勸成又曰成撰憲疏未上而有某送
馬邀之之說又曰婺源疏某叔姪所主張可謂大放
肆而無忌憚末又結之以假借大義傾奪疑亂至比
於前代亂逆之人又以漢宣不能抑損霍氏爲言謂
宜投諸四裔而其言又多操縱闔闢故示全安之道
以爲必售之計 上果批以語多激切人所難言時
伯氏喪未除遂配海南而竹泉公以府夫人之故奉
酌付處盖泰一覸 上意所在以力戰不已等語暗
指宴禮事以挑激之又不並論伯氏則恐無以快凶
黨心又撰憲營以布衣抗疏諫廢 妃又極論九萬

尙運等護逆又斥金一鏡之伸救九萬等故遂勒謂
邀致以罪伯氏自是錫鼎得柄國思以一網打盡異
已結城人林溥卽九萬邑子而與其兄泓浣族兄演
皆悖妄不齒人韓配周居近地最與親密又尹拯子
行敎宰隣邑錫鼎遂與並力合議誘溥以爵賞爲疏
頭又嘯聚無賴若干人自稱儒疏請召致拯曰拯所
以不來由於　元子誕生後一種陰邪之輩隱有不
利之心且辛巳謀害　東宮之說發於罪人之招而
鞫廳掇去掩匿安知謀於始者不肆於後掩於前者
不發於後仍歷擧任敞朴奎瑞崔重泰以傅會之又

以竹泉公謂慢蔑 世子前唱後和凶心凶跡潛極滔天盖辛巳謀害云云者即指鞫獄時順命亂招而順命之言本以希載妻與金某相奸欲殺希載希載死則於 世子亦豈好云而錫鼎等樂聞其豈好二字欲以構禍且其時按獄諸臣李公世白申公琓李公畬金公昌集皆其所忌嫉遂翻衍造凶言謂以拔去掩匿任敞嘗上疏請以張氏之蠱𢦏 仁顯后告祖宗朴奎瑞又嘗請誅希載而引先儒所論薄昭事姜世龜當辛巳處分請保護 東宮而用曹丕射鹿語則崔重泰以臺官謂妖言而斥之溥乃誣此三人

又以慢蔑和應誣竹泉公滚合順命亂招欲實其謀害之說然而謀害二字本不出順命口不過曰亦豈好而希載又謂元無諺札則是亦虛罔而已無根而已且其時鞫廳初雖以亂招置之旋因外言之添詆更詰於順命則終無指斥　東宮者錫昂等乃使溥憑假已死之順命爲其所不爲之言是不但耽耽於伯氏蓋欲以次第魚肉之也疏入　上教以用意凶險　命定配溥而持平鄭栻請鞫問溥欲以成獄錫昂主張按治獄官李願命閔鎭厚以欲嚴溥受嗾狀相繼被罪錫昂乃盡與其私黨鍛鍊之遂先問溥則

曰慢侮無倫前唱後和內外相應故任敞等疏再進又進又曰初無不利之心則復豈有謀害之疏仍以敞奎瑞疏爲不利之證屢問而其言之艱難湊合皆如此 上乃教以不利一款溥以誕生初爲言而敢諉於年久後陳疏者非矣 命勿逮問敞奎瑞則錫鼎恐溥奸情敗露强以奎瑞疏爲嫌乍入乍出故拖延累月舞弄萬端條相徐宗泰亦以其叔父文重預辛巳鞫坐不欲按覈則又移排順命亂言曰爲非文重所預使宗泰同按又並拿其時問事郞李聖肇姜履相呂必重等以覈謀害說之有無盖以溥於此說

初引旣以人下東規又引其兄浣及履相朴泰春而其所謂所從聞則必重也泰春盖泰淳兄也泰春與履相始異而終變辭必重以爲所聞與所傳者不好也而非謀害也又以爲只有有害事三字錫鼎等乃入　對曰泰春言旣有曰謀殺我必重亦擧有害事三字則此豈非謀害者乎遂拷掠必重而誘脅之受其迷亂之辭强謂以承欵盖欲殺希載云者變而爲謀殺亦豈好云者轉而爲有害事而使必重末又謂似是謀害其巧爲牽合者如此且聖肇則明言其時本無此凶言至納必重手書以證之錫鼎等終不以

爲據宗泰初於伯氏謂以不利一款無指的請勿拿
及必重僞服始逮問伯氏伯氏遂悉陳順命之虛罔
溥必重之言之爲揑造及私家所以愛戴 春宮之
倍於他人前後凶孽所以逞毒而嫁禍者大抵累千
餘言而一皆明白惻怛聞者爲流涕閭巷婦女至飜
諺而誦之雖不悅者輒曰覽此文可知其寃宗泰等
遂以伯氏言更問於溥則溥乃苶然左右顧良久皆
稱風傳屢問而曰吾不見吾不知又問曰敞奎瑞疏
何語爲凶溥又曰不能知也又屢問而曰嘗一見其
疏今不能記也末乃曰 世子誕生初禮官不請冊

封 元子定號時某父兄嘗力爭某又不赴慶科此
非謀害不利而何哉宗泰等曰爾若是則將不可爲
矣溥曰雖不可爲亦無他可言盖溥不特誣伯氏以
及辛巳按獄諸臣乃又言戊辰事並其時諸公驅之
於惡逆而我先府君於定號時方居憂伯氏實赴慶
科中初試誰則不知溥之誣本如此而已而宗泰等
不明言其爲誣請更問伯氏又以爲溥前旣引敵奎
瑞疏爲謀害語仍請並拿問 上教曰今觀林溥所
言卽前日柳綍漢凶疏辭意其假托傳聞嫁禍搢紳
之罪透露難掩情狀絶痛from有餘罪各別嚴刑期於

得情金其勿更推任敞朴奎瑞亦勿拿問宗泰等相
顧愕然雖杖訊溥殊不以究故溥服其誣而猶吐呑
只曰 聖教是矣謀害等語皆出風聞又曰素昧文
字欲爲鄕中之重士敢上疏夫不識字而何能上疏
其言如此而不以究者以錫昂等之嗾之也宗泰遂
入對以溥爲無情不可殺請減死配島於伯氏則稱
以無現著而猶持之不已乃曰常時若謹愼豈如此
判義禁趙相愚曰此人素號凶人一日在京有一日
之憂臺官李師尙曰代製奎瑞疏擧國皆知之宜移
絕遠地 上始又擧戊辰事以明其無罪末乃勉從

焉遂配于濟州未閱月李潛者又踵溥投疏潛乃黯餘孽而其母家九萬黨也其疏首擧 元子定號時事構誣宋先生仍以溥所誣伯氏者謂不待更問可以直勘又曰某黨隱然與 春宮角立又曰左右前後莫不向刃 春宮又曰敞奎瑞以凶疏和應而置不問某則謀危 世子而緩緩請拿又以前日臺官仗名義斥九萬等謂以某黨而無顧藉 春宮又以已巳建儲時廷臣言證溥不利之說又褒溥以 宗社大討訟溥之酷刑流島而咎伯氏之白脫與按獄諸臣之不拿問又以乙酉請寢內禪時李公頤命所

爭論謂罪不容誅又以軍民上章歸罪京兆與軍門
至比兵諫而謂顧命實左右某又擧竹泉公諫宴禮
事謂於 春宮進宴必某之叔某賈勇務勝不顧分
義盖其構誣者與溥相表裏而憯兇悖亂實倍蓰之
上震怒教以潛盡驅諸臣於惡逆陰凶叵測決非一
人所爲卽親鞫潛而其所對視疏益凶又解其向刃
語初指伯氏又攙引竹泉公及李公而以諫宴事爲
向刃證又以九萬尚運等庇希載與錫鼎進三劄爭
辛巳親鞫爲忠於 世子又謂姜世龜孤忠抱寃而
至以朴世堂毁經得罪亦歸於爲 世子 上益大

怒曰辛巳宮闈之變予實親覈之今予在而此輩如
此他日必伸逆張而後已即招申琓金昌集慰諭之
又教以金某交奸之説萬不近理毋論不好與有害
本非實有之言而此輩乃增衍欲嫁禍朝廷予甚痛
之申公對曰頃日金演伸白李彦綱以希載元無抵
書順命爲證希載既無諺札則毋論大小輕重其言
皆虛罔　上又教以因大臣言酌處溥致有潛事
命更鞫溥正刑又以必重初言不好終言似是謀害
潛故藉以爲言　命更鞫必重又以師尚嘗言不拿
敞奎瑞獨鞫溥之爲偏重　命削職又嚴責大臣以

視親鞫若尋常時旣停親鞫 命庭鞫而錫昌宗泰故遷延不卽按問以潛之論溥獄爲嫌潛亦頑忍累杖訊而抵賴後幾服其實旋又不盡吐而斃至是李德英以溥獄問郞疏論鞫溥之不遵法錫昌等皆辭褫乃特拜李公頤命爲右相閔公鎭厚爲判義禁俾按治溥等時浣與溥疏下金柅以同入闕拜疏演履相以勸柅叅溥疏泓以製疏並被逮錫昌等甚洶懼其家人問卜禳灾配周驚怯遺矢溥聞有正刑之命欲全其身首忍杖以斃浣只證泓製疏而亦遽殞演柅誘以但知其爲請召拯必重明言本不聞謀害語

而服其前日誣證狀履相如必重言又以爲必重云數三名士與知溥疏而必重諱之圖給爲疏人者申濳與宗室楷而 上命勿究又不許杖訊演又以兄弟不可盡殺 命勿加刑於泓閔公於 上前贊聖教至當又私與僚堂洪璛酬酢訊泓事 上怒而褫其職獄亦以經歲多變幻遂不窮竟而罷丁亥秋賤隷朴義良怨中官金善弼告以善弼與宗室混及渠酬酢不道語且與金某相親鞫廳不待混善弼言直請拿伯氏而義良旋服其因嫌做凶言遂伏刑伯氏未渡海而仍配庚寅夏以 上疾平復行赦 命

減等移配於臨陂壬辰又因旱疏釋　命放送梁聖
揆請還收　上不從甲午冬嶺人金象鉉投匭言乙
酉禪位還寢之非仍以爲　玉候不寧歲歲連仍
世子年旣長成志慮廣益亟行内禪無失其時　上
教以象鉉疏必有指嗾人而與前日金廷輝凶言一
串貫來令禁府稟處盖廷輝亦嘗請禪位故也禁府
議大臣設鞫杖問其指嗾則象鉉乃擧伯氏名以爲
人言其必簒奪故疏請禪位而仍以其族人昌鉉夢
鉉老鉉隣邑人李石經及皮工等爲言根鞫廳不先
問諸人而徑請拿伯氏及諸人就對與象鉉面質則

諸人實無所言於象鉉者象鉉果服其自做凶言伯氏遂不對而得釋象鉉則當伏法而以不告指嗾杖斃丙申錫昺黨復得志首誣宋先生仍罪其疏辨者又欲反李甡科獄以逞憾伯氏家素尊慕宋先生倍於人竹泉公又嘗按覈甡歷抵舉子狀又拯父宣舉文集中有誣毁 孝廟語儒生等欲疏論之而伯氏家斥拯父子素甚嚴故其黨尤嫉怨伯氏臺官李世最李眞儒啓論某凡有變怪無不緊入奸情詭跡昭著難掩不思悛悔愈懷怨毒日夜經營無非壞亂朝廷售其禍心之計儒章囚供多出其手國言喧藉路

人指目項往湖南使其心腹人受出營錢陰與取息
分利募得鄉曲癡獃輩厚給行資倡爲醜正之論請
遠配 上不允伯氏前後所遭非一端而今世最等
不特掇拾構捏而已又舉湖南事以熒惑之盖惕齋
公方按湖南故其言如此而伯氏實未嘗往來則此
輩之欺天罔人即此一言他可知已叔氏今校理公
即擊鼓鳴寃以辨臺言之皆虛罔惕齋公又疏請查
湖南事世最等俱引避而無以爲辭則掌令安時相
以臺啓方張偃然訟辨請罷惕齋校理公職 上並
終不從伯氏備經百罹而安於義命無幾微色素强

健無病丁酉四月偶感疾竟以二十三日棄子弟年僅四十八嗚呼痛哉伯氏性至孝自幼少事先府君無違志及居憂戚易兩盡斂葬祭奠悉遵禮叅以遺訓無一毫餘憾其於述德垂後之事雖一言一動之微罔不裒錄以圖闡揚配濟州日以先府君所嘗謫居之地哀慕彌切其哭泣之聲聞者多垂涕其在海南也聞溥獄鍛鍊禍將不測乃纂次母夫人言行以遺諸弟李公頤命覽而歎曰是千古孝子所未能者侍府夫人側其慰安扶護靡不至間以稗言俚語談說左右資其一笑於諸弟愛而能教有過則必引經

據義誨責切至不改則不止於朋友亦然其磨切指斥實有人所不堪聞者然必誠而先之得以救正則其喜之也不啻若在己歡然忘其始也雖在布衣而愛君憂國發於至誠聞朝家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反是則永歎不已若其倫常之所關安危之所係則益自慷慨激烈若將爭是非於殿陛而常曰希載之罪即臣於　仁顯后者雖婦孺匹庶在所必討而九萬等縱出之終致蠱獄之禍則九萬亦一希載也又曰廢母則一也今之南人者與爾瞻輩何間焉雖在窮約憂畏之中直言正議無少骪骳寧其身之不自

恤而惟恐君臣母子之大倫或墜地者即其素心然也人有勸之者曰以子之才何不浮沉俯仰爲一身計徒爲此愚忠以益人之嫉怨乎伯氏則曰吾但知爲國而已雖以此滅死萬萬無恨伯氏竄逐桎梏殆無虛歲即古所謂人方刀俎我方魚肉者而我 聖主終始生之則益感泣眷係至托意男女之際作歌詞數百言以寓其誠不啻若離騷之三致意者則其心可謂苦矣伯氏資禀絕異於人俊偉卓犖而守之以縝密公通明溥而濟之以儉約雖不規規於下學程科而大體卓然所見所履殆有古人所不及者常

以爲使君臣父子得其道則是學也不知此而徒以講說相高則乃賊也然於性理諸書無不浸灌而硏索嘗以聖門用功次第作圖而觀之又手書易經以玩理其於吉凶悔吝之幾有自得之妙於東方諸賢最尊信宋先生曰尤翁佐　孝廟以明天理正人心而使斯人者猶知夫忍痛含寃之義終免爲夷狄禽獸之歸世雖有英雄豪傑眞能成種蠡之績者亦當推本於尤翁所秉執之大義則尤翁之功誠大矣雖以之暴天下而竢百世可也且尤翁自以受　孝廟罔極之恩遇身雖處於山林乃其爲國之誠則無異

勳舊宗戚之所爲者此又他名賢之所無而獨見於尤翁者也又嘗操文告其墓而以先生之道之不伸爲至哀深痛又擧先生復 貞陵一事特拳拳不已者其微意所在亦可知也平居痛戒俗論而輒以一實字自勉曰實與俗如陰陽黑白之相反實乃天理俗則虛僞也以實心行實事然後雖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至於俗則其流之害必滔天亡人國而後已可不懼哉輒以此敎勑子弟故凡伯氏之發言處事一於誠實而惟恐或近於俗又其所守確然自視苟無歉則雖死生在前而無少沮以此五遷嶺海

三入牢狴而從容整暇不慴不撓至溥獄則其禍尤罔測方鼎鑊以待之而置對之辭塡刻口呼略不動色趙泰億泰一之弟也最欲甘心於伯氏者而時以問郎執筆書供爲之嘆服不已是雖正大之氣根於天而其得於學問之功者亦不可誣也伯氏貌豐而身頎目光燁然射人風儀凝遠器宇宏深望之不可涯涘而接其辭反復痛快使人心豁然性又聰明强記凡古今事業之醇駁文章之正變以至禮文之損益風俗之異同周遍普博若取諸左右而不少失至於君子小人之間則其扶抑貶褒之者尤斬截明白

人不敢易其言又於事利害得失能先幾指陳如示
諸掌此皆推之以理而非如億而屢中者也爲文章
始喜馬韓間又取裁於歐曾晩而歸極於六經而辭
理俱到本末該擧汪洋而停蓄奇崛而典雅多操筆
立就不屑於摸擬而自合於矩度詩亦本於老杜參
之蘇陸而規模宏遠意象超越其神造境詣則又變
化無窮不可端倪然自歉然常若不足其勤學積工
實有寸寸而尺尺者雖單詞隻句不敢以易心發之
每見他人詩文苟不筆書則雖屢誦之不輕評隲也
人有論已詩文者則亦必極口論難虛心而從之然

其自得而自信者則殆欲掩千古而上之其要在於平實明白務以達吾心與事而已盖詩與文俱工者古亦鮮其人而惟伯氏各擅其長菀爲大家毎一篇出人皆傳誦雖怨家仇人亦必歆艶而嗟賞之平生所著述手抄爲十冊及其漫筆一冊藏于家瑞石府君晩築小室於第北而居之伯氏自臨陂歸恒處其中而足不出戶外仍以北軒自號然功臣嫡長例受大護軍祿伯氏即令受之曰此國典也吾不可以罪廢廢先蔭伯氏娶完山李氏叅判思永女生一男曰德材三女適士人宋正相許宇一幼以卒之年七月

二十七日葬于廣州蘆峙先府君墓下午向之原體其遺志也嗚呼伯氏孝悌通於神明忠誠貫於金石學業自底乎高明論議一出乎正直若以其器量氣像論之則庶幾於古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者使伯氏出身事　聖主展其抱負則其彌綸一世震耀百代直易易而乃於三十年之間流離危辱萬死一生曾不得一日安於家時歟命歟苟有志士仁人者究伯氏之本末終始則雖千載之下其有不衆欷涕洟咨嗟太息於世道國事者乎嗚呼其可悲也雖然彼始卒所以構誣謗毁者其人果何

如哉黷希載之徒謀害 國母則構誣伯氏九萬錫昻等欲庇護黷希載則又構誣伯氏其黨又欲媚悅九萬錫昻等則輒又構誣伯氏而雖欲自貳於九萬錫昻者欲容身保位則謗毁之免害求利則又謗毁之以伯氏一措大之身爲擧世死生禍福之私機猜疑雖盱盖無所不至而伯氏所秉執君臣母子之大倫大義窮天地而不昧亘古今而不沫則彼多口于伯氏果何傷哉其大者適足爲斁倫敗義不忠不孝而小亦猶齷齪闒茸之類耳其是非之公將不待百年而定矣噫此亦豈與俗人言也伯氏卒之數月愓

齋公又下世竹泉公先伯氏一年而逝私門之禍厄末艾爲今之道惟在撰次伯氏遺行以示來裔亦以竢夫後世之子雲而抑又記伯氏嘗撰先府君狀也使民澤執筆而曰祖先有德而不載錄固不孝也至於溢美則又重其不孝也此言琅然在耳則民澤又敢爲溢辭以違我伯氏之志乎兹據實爲此狀覽者宜並諒之時戊戌九月日舍弟民澤涕泣謹狀

竹軒集卷之三

竹軒集卷之四

行狀

仲氏通政大夫守全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全州府尹府君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牧

曾祖考諱益兼成均生員 贈補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光源府院君府君 妣海平尹氏貞敬夫人

祖考諱萬基保 社功臣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文忠公瑞

石府君　祖母淸州韓氏西原府夫人

考諱鎭龜行戶曹判書光恩君晩求窩府君

大夫人韓山李氏貞敬夫人

仲氏諱普澤字仲施自號惕齋惟我金氏系出新羅羅季有王子興光遯于光州子孫因以光爲望至高麗連八代位平章入　本朝有諱國光左議政光山府院君四世而有諱繼輝大司憲號黃岡博學有經濟才栗谷李文成公許以眞宰相生諱長生刑曹叅判文元公沙溪先生承栗谷嫡傳爲世儒宗享于聖廟生諱槃吏曹叅判嘗斥壬人柳碩等以明春秋大

義生員公當建虜僣號抗章請誅其使及虜陷江都
立慬於南城樓朝廷初 贈司憲府持平仍擬食忠
烈祠瑞石公以文學政事大被 兩朝知遇又誕我
仁敬后爲今 上元舅又贊誅柟堅以安 宗社先
考府君夙有忠慮左右瑞石公除逆亂而讓功不居
尤菴宋先生稱以張子房不如遠立朝才猷德望傾
一代而忤於時議未究厥施大夫人持平諱光稷女
左叅贊諱弘淵之孫仲氏以 顯宗壬子正月五日
生生而多警悟甫舞象游塲屋所製輒驚人尚書李
公師命見而奇愛之歸以女李公於先府君卽伍聲

交也又嘗與瑞石公協謨討逆凶黨所仇怨之者與
我金盖無幾已及巳凶黨果用事　仁顯后廢而
張氏代其位尤菴文谷諸忠賢多僇死李公受禍最
憯毒而我先府君兄弟次第竄絶島仲氏與伯氏北
軒公遞省覲島中而不以禍變自沮讀書攻文益不
怠逮甲戌更化家國之慶溢如而仲氏遂以乙亥擢
文科別試補承文院副正字仲氏時纔踰弱冠華聞
藹蔚而凶黨沈得天首泥其清選以逞怨于李公右
得天者仍又噂沓之廢處殆五載而始除連原察訪
辛巳秩滿而還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移禮曹佐

郎以病而罷壬午由兵曹佐郎拜侍講院司書時
世子坐誠正閣聽講仲氏推演誠正之義作記以進
每登筵必引經據義多規諷觀者亟稱以眞學士癸
未移司諫院正言時歲大侵諸路飢民萃都下賑恤
廳提調金構難於接濟稱以飢民自願歸鄉抄數百
人使諸軍門領送本道纔出都門死亡殆半仲氏請
令留而賑之曰昔富弼特一判州活流民餘五十萬
人今國家於八路民生均有父母之責而不能庇仰
哺之赤子以失民情而損國體此決不可行　上從
之柳以復爲灣尹時不禀于朝而私市胡穀又睦來

善郎誣辱 仁顯后者而以復以楊州牧使割民戶擅給來善使收其稅仲氏劾以復請奪其爵來善黨丁道徽爲諫職擅停還收來善赦宥之啓公議所駭憤而銓曹遽擬騎省郎仲氏請罷道徽職並推銓曹堂上許頌以逆柟狎客不宜齒仕籍而濫任江陵府使又私斫封山板材擅發驛騎而輸其家仲氏請拿而定其罪李文興自洪州褫歸也到銅雀津怒船人之不艤待發官隷燒船人家隣里執官隷將訴於官文興懼而行賂要其不以實對則京畿監司尹世紀累易查官無嚴究之意查官宋正明李世沉等又用

意掩護仲氏請令秋曹嚴問官隷及隣人又請拿文與衆實勘罪又請推世紀罷正明世沉職譯舌之使倭國者以對馬島米價踊貴載米五百斛於船其近地閫帥邊將及幕裨所附載者其數亦多船重而敗溺仲氏又論以潛通貨財牟利他國請令本道嚴查以聞 仁顯后升遐令 坤殿繼正壼位而彼國未詳張氏罪廢事或致疑於 坤殿冊封則奏請使臨陽君桓李整等不能據禮以辨仲氏日與獻納金相稷正言金輿慶論之請削其官仍又劾其首譯請定配極邊而 上並允之崔錫鼎即鳴吉孫也九萬門

徒也當辛巳張氏與希載蠱弑　仁顯后也錫胄以
首相救張氏死至三上劄　上罪以中道付處旋宥
還又旋拜相職仲氏乃疏論之曰君臣母子之倫爲
國家之棟樑人類之綱紀歷千古而未之或瀆苟或
瀆之則國家喪矣人類滅矣曩日南九萬之罪可勝
言哉　殿下甲戌之舉措誠千載一時始雖寸雲之
微障終焉太陽之貞明而九萬不信　殿下不顧大
倫惟一身日後之利害禍福是揣是虞乃以白首之
年上台之位首貳　聖母曲護凶逆致令希載偃息
覆載縱其逆妾以售其前日謀害之餘計禍變輾轉

坤軸崩裂而妖巫凶婢之獄始發於 仙馭上賓之
後一國含生腐心痛骨不欲共戴一天而幸賴 殿
下神聖親發其事躬行淑問則凡百在庭靡不沫血
從事而獨怪夫當日首相崔錫鼎初欲抹删凶婢之
爰辭於結案以塗人之耳目繼又連上三劄力請毋
致窮竟必欲掩覆其逆變沮遏其鞫事以 殿下光
明正大之處分直歸諸黯黮無實之科者抑何心腸
耶寧使 母后之讐不雪而不忍其逆節之或露鞫
案之或成君臣母子之倫果安在哉其言雖藉口於
慰安 春宮而此尤有不容其假托者惟我 殿下

止慈之念固無庸議爲而羣生愛戴之情亦豈下於
錫鬯哉盖當日 國家處義之道按覈凶逆與保護
春宮並行而俱得雖使古人復生亦無以易此矣苟
如錫鬯之所請則必令雪香淑正之徒匿凶狀而逭
天討然後方可合於處義之道耶夫錫鬯粗習經史
口談義理豈眞眛於君臣母子之重而惟其甘心於
爲妖巫凶婢地者盖有所馴致者矣何則錫鬯之於
九萬卽古所謂傳法沙門而曾以收用始復等凶黨
事建請者也當 聖后登遐之初始復鳳徵重經等
敢生將心躑躅窺覦竊自謂時不可失則凡其曲護

希賊之九萬請用始復之錫鼎其心亦可知矣旣而
聖上處分雷厲風飛彛倫將由此而明是非將由此
而定而九萬當日之罪亦將在所必討矣於是錫鼎
之經營規畫者亦欲使獄事無成天討不擧以全安
九萬媢合凶黨而乃敢假托於慰安　春宮其誰欺
欺天乎當初　聖敎中護逆二字實是千古斷案付
處之罰旣未足以洩輿憤伸王章而况且付處未幾
遽令放還放還之不足從而收叙收叙之不足又從
而重卜臣未知　殿下何所取於護逆大臣耶人主
之職在於論相而　殿下之所爰立者乃如此臣恐

向所謂君臣母子之倫由是而斁晦其害殆將如九
萬壞弄之日可勝痛哉可勝懼哉嗚呼粤瞻黃扉珩
芾維新回望　明陵松栢凄凉　聖念若及於此則
必不以臣言爲妄而有以處之者矣疏入人皆危之
上乃批以妄率辛巳鞫獄時金公昌集以金吾官按
治凶黨而始復鳳徵等罪緩不盡覈適儒生朴奎瑞
疏論錫鼎救張氏之罪仍及按獄之不嚴金公囑政
院勿捧其疏仲氏遂與金公書畧言鞫獄之不可緩
先讐之不可忘而曰滔滔碧波流恨千古盖文谷公
於己巳爲凶黨所構誣首安置珍島旋受後命碧波

珍島地也仲氏家慕悅文谷素倍於人而其被禍特
慘惻仲氏之爲此書者其感憤慷慨可知也又以金
公爲近戚竊自歎惜以勉其痛念先讐以直報怨則
此於金公有何怒哉金公之弟判書掌令兩公乃抵
書我仲父竹泉公責仲氏甚力至以我先府君爲不
能教其子而比仲氏於王雱書出而時議譁然攻仲
氏及仲氏疏劾錫冑罪則持平俞彦明首以仲氏疏
語謂激訐狙擊又謂朝家待大臣事體自別救錫冑
不已仲氏乃引避請褫曰首揆之當初罪犯係關倫
義重卜之後輿憤咸激臣之爲一聖后欲一陳忠者

素所蓄積而彼乃傲然入朝揚揚出肅其蔑廉耻又添一罪矣臣之蓄積於是乎不可復止遂有所論列不計一身之顚覆只冀其或救於國事之再誤則此果近似於激訐亦果彷彿於狙擊耶又曰夫以護逆重罪竊據台鼎而以其離
主上不遠臺閣之臣拱手坐視緘口卷舌則幾何而不底於國家喪亡人類滅盡乎以大臣而戮滅君臣母子之大倫則亦將拘於近君而不斥其罪耶其後錫鼎以鞫獄時事自托於時中之義而斥仲氏以不識其時事則仲氏又引避曰當日事狀天地神人之所共憤非臣一人之所

獨聞也大臣情實士夫國人之所共疑非臣一人之所獨言也大臣所謂法外伸恩當論於末梢收殺不當論於按覈之始而三劄沮遏惟恐鞫案之或成抹刪爰書不欲逆節之或露若是汲汲方合時中耶又曰我 聖明爲 世子之教昭揭日星 宗社靈長終必賴此而乃於保安之責不信止慈之仁妄以疑惑之私扇動危險之俗使人心洶撓妖說肆行馴致姜世龜疏出而至於上誣 聖慈時中之義果如是乎夫人臣懷專心所事之忠則有臨事不貳之節當聖上親臨訊鞫垂涕而下敎也苟有忠憤盡傷之心

者孰復容他意於其間乎臣恐所謂無窮之慮實欲
紹述曩日深長慮三字而只出於傳法護黨之私計
也時北使至　上將郊迎從班當奉引仲氏以生員
公江都事陳情乞褫職曰朝令之許其回避止於祖
孫而禮經云復讐者可盡五世然則區別孫曾與讐
人相接豈不乖於禮經　上特許褫俄除兵曹正郎
由侍講院文學移京畿都事甲申入復爲文學先是
掌令朴見善以救護錫咼劾俞彦明彦明以仲氏避
辭旣怒甚又見劾於見善於是與一種右錫咼者並
起斥仲氏修撰金興慶始與仲氏共論奏請使之罪

追悔而欲自貳仍與彥明交呢旣以羽翼等語斥見善且我先府君迫於　聖教勉膺西銓則典慶乃謂之冒當先仲父長國子代儒生草疏爲尤庵辨誣而儒生嫌其語峻反顯侵我仲父仲父遂以此引咎則典慶乃謂之凌轢多士於是仲氏悉辨典慶所以僇辱人父兄狀而仍乞褫褫而復拜司書與同僚疏論書筵會講之規請以師傅中一員無故則一依日次而行俾盡輔翼之道　上嘉納俄而陞文學十二月丁先府君憂及服闋錫帛黨益沮尼之至戊子始補兵正郎出爲伊川府使庚寅褫爲奉常司僕寺正辛

卯拜侍講院輔德求爲高陽郡守疏請給水田灾格
於戶曹遂因此病遞壬辰叙復爲輔德癸巳拜司諫
院獻納請寢柳赫然李元禎復官盖當柟堅等謀逆
赫然則擅設伊川屯兵潛行操鍊元禎則請復設體
府召募壯士與柟堅表裏相應而以其情節未盡著
俱未伏法至是 上遽因其孫訟寃 命復官仲氏
繼憲府發啓又於入 對力爭之移掌令被玉堂選
俄以 尊崇都監都廳用其勞陞通政爲水原府使
先府君嘗莅是邑仲氏一遵而爲治軍民至今便之
以歲荒疏請得賑民資又直請 睿斷曰此等章疏

批下廟堂不爲休紙則輒見沮塞大臣大怒請推考
仲氏乃呈病而褫甲午爲戶曹叅議乙未廟堂薦爲
全羅監司湖南歲洊飢仲氏自按事節縮浮行惟單
心荒政鈎校旣精黜陟孔明列邑愛而憚之仲氏所
自備賑穀殆累萬石卒皆分俵列邑使自賑給或曰
然則公無所取惠於民矣仲氏笑曰民無飢足矣仲
氏以爲本道比癸巳益大歉而癸巳給民田災尚許
以八萬六千餘結今則只許以五萬結若此而烏能
免白地徵稅苟然則此有甚於奪取民口吻之物是
豈王政所可忍耶遂以此狀聞疏顲至再三而廟堂

竟不施仲氏遂自加給三萬餘結仍上章請罪曰湖南國之根本尤不可失者民心也臣欲更請加給以竢朝廷指揮而疏狀未易徹廟堂覆奏又動費數月民於怨咨之中懸望方切及今變通宜如救焚拯溺之爲故臣晝夜思惟出於萬不得已乃自加給三萬餘結旣以布於列邑臣又諭士民曰今玆擅給雖因勢然實由我 聖主如傷之心是敢仰體焉耳臣嘗惡人之爲監司若守令而違道以干民譽者今臣此擧人豈或謂其出於干譽耶臣實不然也且干譽是欲自利也使臣謹遵教條不失廟堂之意固利之所

在何苦而冐非常之罪以徼區區之惠於民哉然臣
若追於刑章則誠亦有干譽自利之嫌此臣所以方
泥首席藁惟以嚴誅之及身爲榮且樂者也　上批
曰古之人有矯制發倉者今玆灾結之不禀加給盖
出此義也殊異乎違道干譽卿其勿待罪先是臺諫
李世最等搆誣我伯氏請遠配而其語甚憯至曰往
湖南使其心腹人受出營錢陰與取息分利募得鄕
曲癡騃輩厚給行資倡爲醜正之論仲氏遂疏辨之
曰臣兄雖以畏愼之心屛伏於廣州先壠側而臣祖
母臨年母亦衰老不得遠離則何可來見臣於半千

里地乎監司之兄來監營而多出營錢給其心腹人
則萬目所瞻其何能掩匿所謂心腹卽私人也臣自
莅任小心畏謗元不以營庫錢給債於私人則于何
以取息分利臣兄旣不來此地則所謂募得而資送
者尤豈非虛罔之甚乎臺章所論一番行查則臣言
虛實可以立辨臣安敢欺隱於　君父之前哉疏到
政院未及徹而掌令安時相以臺啓方張偃然詆辨
請罷能仲氏職　上不從而只褫之大臣李公濡言仲
氏大著治績備諳時務不可褫　上特命仍任仲氏
累辭而未准請及丁酉大臣金公昌集以擅給灾卒

請罷 上又只命推考旣而褫爲同副承旨先是尹
拯黨方得志醜辱宋先生無不至儒生申球上疏辨
之仍發拯父宣擧文集中誣毁 孝廟語 上乃大
悟痛斥拯黨之爲拯訟辨者仍削拯儒賢名於是拯
所以構誣宋先生與夫宣擧所以黨賊鑴誣 孝廟
之罪彰露靡餘而在廷猶媕婀瞻顧於宣擧言或謂
以碍逼或謂以侵及而終不能明言其誣毁之狀又
只請毁文集中數板仲氏慨惋不已在藩日因拯徒
吳命尹者疏中背師之論根柢於勳戚巨室等語遂
陳疏辨之仍略陳師生君臣之大倫及除承旨又上

疏曰惟我　聖上大定斯文之是非可以不惑於百世而猶有未盡洽於公議與士論者此羣下不能奉承之罪也尹宣擧身負難洗之累自知不齒於世托跡諸賢之間外示自新之意其實元無悔責之心乃於著述之文敢引　聖祖而自況又藉重賊鑴之言此其意以爲吾若有過則　聖祖亦有過至於杜擧云云之說自處其身於無過之地肆然謂　聖祖有可罰之過其爲誣毁孰大於此而今不能嚴斥痛懲只令毁板而已則將何以慰　聖祖陟降之靈亦何以少洩一國臣庶之憤惋哉尹拯之於先正臣宋時

烈義雖師生恩實父子而其包蔵之心世無知者及夫時事嬗變渠之黨羽熾張可以分立門戶則遂决叛計視先正甚於仇讐終焉先正爲奸凶所構殺拯則騫騰士林之憤痛在拯不在奸凶今我 聖上處分赫然更削拯儒賢之名旣削拯儒賢之名則特一背師之罪人耳微官庶職尚不可加於其身况可尊之以台司之位乎臣愚謂兩人官爵决不可不追奪也在廷之臣苟非其私黨則孰敢以追奪之論爲不可而臺閣之上寂然無聞近來明是非正士趨皆出聖上之特教此亦待特 教而然耶臣恐今之臺閣

全無對揚之美徒有瞻顧之習也 上批曰近日事
是非大明可以不惑於百世而一種怪鬼之輩血戰
公議甘心死黨此無他處分猶有不嚴故耳兩人官
爵不可仍存欲一下教於筵中矣爾疏適至正合予
意並命追奪焉噫 綸音一下國是永定此實由
淵衷之夬斷奚待一言之感悟而彼黨於拯宣擧者
固無論已向之媕婀瞻顧者方且斥仲氏以已甚當
仲氏之草疏也人有挽之者曰子疾甚而猶事此耶
仲氏侃然曰吾疾且死而不一言是負 聖上也忘
先正也吾何可不力仲氏素有痰疾及按藩益瘁德

輿而還朝竟以其年七月十一日屬纊年僅四十六
嗚呼痛矣時伯氏喪在殯竹泉公之歿纔踰春而仲
氏繼又喪逝善類益嗟惜吏胥輿儓亦爲之齎咨曰
某公之賢而何遽至斯也以十月某日權窆于廣州
蘆峙先府君墓下配貞夫人完山李氏郎尚書公女
也一男聖材三女長適進士任師夏次俱幼仲氏自
幼少事父母有至情深愛及長而侍先府君側不命
之退未或暫離凡於筆札賓客之間靡不代其勞居
憂而戚易兩盡自絞紟複褶以至葬祭之需必手自
簿錄以爲家式事竹泉公如事先府君公亦倚仗如

益友家國有事必與之議一夜或至三四起與北軒
公友愛甚篤非有故則必處一室相與講文章談道
義以終日至於國之治亂人之邪正尤極意揚扢下
洎諸弟其勗勵誨導多類此當伯氏被李東彥誣詆
而編配也仲氏爲訟寃而其言多觸激時議人以爲
懼則仲氏輒曰惟可使吾兄得伸吾何恤吾身逮其
罹溥獄尤爲之痛寃傷歎如不欲生丙戌以後伯氏
入海門戶危綴仲氏代長于家上事下育謹約畏飭
必皆以身先之未嘗大聲以色而內外斬如也性本
淡泊不以產業留心服飾飲食隨遇而安未或言及

於有無終其身無一椽之營一壠之植雖仇嫉之者
亦不敢不以淸簡目之其立朝而處臺職則隨事盡
言無少回避至於倫常名義之所關係則必益極議
竭論踔厲風發雖謗怨紛如而終不顧也常曰君子
喩於義小人喩於利吾何敢事吾君而以利害爲計
耶見人有齷齪便儇者雖親且舊必深惡之論國家
事務則周遍普洽不遺錙銖我國良役貢賦其利病
繁委而仲氏深究洞悉有問輒應尤詳於法度典章
之緐苐嘗貳戶部也長席以難於覆奏者多屬之則
仲氏口授手判略無碍拘老吏莫不歎服及按藩其

施措區畫尤動中機宜上下益知其爲通才將駸駸乎經濟之任而仲氏遽不淑矣當民澤登第而荷私覿也 上乃下教曰爾兄監司金普澤眞國之可用人而不幸早歿悼惜曷喩嗚呼 君臣之際可謂盛矣仲氏郎眇然下大夫耳身歿且累歲而 上猶不忘恩褒鄭重仲氏之得此於 大聖人者豈無以也仲氏資稟峻正而温雅風裁簡嚴而接其貌端好可愛早約無異處子而臨義不少沮奪闇然自修要必樹立毅然也其爲文初不刻意肆力而敏贍暢達切於事情詩亦婉麗和淡不失作者軌度竹泉公嘗亟

稱其文期以異日文衡然初不以文人自居亦不喜爲無用之作故所著僅若干卷藏于家八法亦遒美可玩旁及篆籒繪畫無不臻其妙可見其藝之富也嗚呼仲氏其才足以贊邦政其文足以煥王猷其學識言議眞足以謀王體斷國論天假之年使至今存則其於世道 宗社之責必有所大可觀者而始旣抹摋困闕未能需其萬一末乃薄試外庸居然就世此 聖王所以感念不已者歟雖然劾倭相之護兇逆則倫彝得以增重斥僞儒之誣 君上則義理得以大明凡擧世洶洶所謂大是非大議論者皆結局

於仲氏之手則其功亦大矣豈特使後之讀兩疏者
凜然氣聳懷仰其風節而止哉噫是豈歐陽子所云
其失一時其其有不朽者非耶民澤學於仲氏其誘掖
提撕之者甚勤而自仲氏歿世道又如許矣深懼墒
埴危途或墜其遺訓又恐德行志業寖遠而寖忘無
可以彷像摹效茲纂輯其大較如右云歲庚子二月
日舍弟前行司憲府持平民澤抆血謹狀

祭文

卒護軍李世祥致祭文代製

予惟卿家奉大院祀世代雖遠親懿則摰肆卿在國

休戚與同爰曁乃叔後先登庸發軔之初望已干城
始佩西綏蘇我疲氓維揚及春其政如一敏以剸煩
威能戢猾間畀湖節人恨其晚賴卿釐功城屹北漢
增秩横金五衛是摠西南鎖鑰即國攸重謂卿可屬
奈卿親老俄膺畿閫管轄三路戒切暮夜謨深陰雨
旣鞏海防旋統禁旅嗟卿立身有本有末行惟孝悌
資實廉潔决拾之藝特卿餘能苟究厥用三錫可承
洊罹巨創毁而疾病胡不少憖遽以訃聽屬時艱虞
倍于悼惜即遠有期輴車將飭玆率常典式擧奠儀
靈其不昧尚冀格思

肅宗大王殯殿平安道進香祭文 代製

於惟 聖考其德如天仁聲仁聞粤自冲年孝友因
心精一傳道纘我 列聖于光有耀克勤克儉曰誠
曰敬雨露其教風雷其警體乾之健如日之升我綱
我運我績我凝爾有賢能其共我職爾有奸佞莫逃
我燭一日萬幾衣宵食旰化行風馳海宇清晏我猶
孜孜罔或怠荒左典右謨遠溯皇王舟水有說稼穡
有圖以戒以勖寘我座隅有閣旋毁遵人以言有求
卽焚視朴於民一心祗懼格于上帝歲有水旱寀勤
責己爾孰無食我移其粟爾孰有寃我愼其獄討存

桑土固我邊封教成菁莪振我儒風凡厥猷爲軼乎
三代曷盡揄揚宜論其大首除逆亂其斷則神凶徒
乃戢邦命乃新植我倫彛 坤儀再光祗復之美藹
然十行 端廟追祔修我曠禮 宗祧迓慶神人交
豫嗟惟 皇恩我實難諼大義斯秉 聖祖有孫有
儼靈壇躬薦圭幣蟒袍寓感聞者皆涕斯文有變是
非靡定一言以辨斥邪與正勗汝元良我訓昭揭守
而不撓百代毋替五十年間治隆功巍拱于穆清遐
算是期夫何美疢終靳乃瘳纔題者社奄催仙遊奔
走哀號深山窮谷聰兹一方倍沐 洪澤八條餘教

燦焉復陳歌謠黔黎鼓舞衿紳何以報答　天地父
母載已彌切遏音則遽伏念臣滯守藩臬泣戀　軒
陛路阻攀髯誠懇褥蟻替薦泂酌遥達微忱　陟降
洋洋尚冀　顧歆

祭貞夫人李氏文

猗嗟梧翁余不及覩聽於輿言厥德邁古乃余娶妻
梧翁之孫允矣夫人性行淑温内助之懿徵于從子
天降之福貴榮昌熾胡不百年而遽返眞疇昔撫我
實荷殷勤升堂介壽初度之筵南山在左漢水在前
觴而祝之弗騫弗竭今焉已矣曷勝悲怛念茲歸祔

夫人之樂尙留慈眷歆我菲薄

祭外姑淑人李氏文

維歲次壬辰五月癸未朔二十五日丁未女壻光山金民澤略具果脯之奠哭告于外姑淑人慶州李氏之靈曰余姑視余猶母於子而余事姑始終有愧比隣而居姑嘗勸余願言是遵訃則歸虛余不謀生麤糲不厭井臼之事倍貽憂念而病在床唫囈不忘余妻侍湯朝夕于傍乍視余疾俄聞其訃幽明之別有言莫吐余實致茲感于尊靈生歿虧恩悲與悔並惟姑有行莊貞惠淑上承下訓罔違女則乃余仰德垂

二十載庶期論述式闡芳懿以玆報姑倘補余衍愆操文抒哀訣于堂筵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郡守沈公文

維歲次甲午八月某朔某日女壻光山金民澤謹具薄奠哭訣于外舅郡守沈公之靈曰我年十七贅于公門公惟一子視我惟均維時我親遠謫窮海公故憫我撫愛則偏我家有慶我親北還公亦起廢旋宰于南我入省親出則從公周旋娛樂如將百年緣我險釁奄失我親抑公康强大耋可期以我孤露戀公愈勤公又不淑我尚疇仰嗟公有德孝友介潔發爲

詞藻藹蔚其譽梧翁之後公實克家世皆期公玉署金華相彼關茸貴榮昌大乃如公者坎壈不振銜要干謁舉世滔滔公獨爲耻退然自守維江有樓三世于茲左碁右書嘯傲其中我每候公公輒留我我唱公和有詩盈篋憂國愛民公性則然謂我可教傾倒其蘊嘗謂我妻曰汝夫壻匪直余甥寔余良友我聞斯言我則有愧惟茲一心可徹九原公不少留即遠有期終天之訣寧復來思瀝我哀誠侑此淸酌公靈不昧庶幾顧饗

祭仲父竹泉先生文

維歲次丙申八月戊子朔初五日壬辰從子民澤謹具薄奠哭訣于仲父竹泉先生靈座曰嗚呼先生之於小子盖無一事一言而非教也然有一言而爲小子終身之符者先生竊嘗責小子曰爾毋爲俗俗不可爲也始承教時猶未知斯言之爲何反而省之小子性柔緩卑下其當事而求爲周徧發言而務欲公平者率見責以俗夫小子所欲周徧公平者非眞周徧公平乃鄕愿也先生所以責小子者卽欲其反經可知已仍念孔孟以來諸賢人君子及其與賢人君子相反之人其間無他惟俗不俗而已况吾家自先

世至先生壹是皆以不俗對夫俗而小子乃獨不肖則固宜先生之責而教之以此也又况近來俗人漸多不俗人漸少而自先生歿後曾未幾何而向所粗欲不俗者皆入於俗矣如小子又何敢自保惟是先生之教至今在耳不特在耳實藏于心惟當警發砥礪求其爲不俗而去其爲俗者免於德賊而庶幾望於經正非曰能之請自今盡心以無負先生教育之恩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氏文

維歲丁酉七月十二日我伯氏北軒府君卽遠之期

也其前六日戊午弟民澤哀不能文略綴數行哭侑薄奠於靈座曰嗚呼弟之學于我伯氏者殆將三十年矣除童年之癡騃無識與夫中閒之契濶離違則未嘗不在伯氏之側其隨事教導之者盖不可一二數矣秉心欲其直也持身欲其簡也言議欲其峻正也文章欲其古雅也是皆所以諄諄於弟而其於忠孝大節則輒反復而不已不啻若飲食於饑渴裘葛於寒暑而有不可或廢焉噫之數者孰非我伯氏躬行以及人而必益拳拳於忠孝者豈不以我世德之傳之在於斯千古聖賢之學之本於斯也哉嗚呼伯

氏之所自勉者其惟忠孝之道乎一日無斯道則人而禽獸國而夷狄而世方靡靡然不復知禽獸夷狄之爲可耻而其斁倫悖常者踵接而肩摩則以伯氏之勉於忠孝而能容於斯世乎其爲奸宄之所構捏流俗之所忌嫉流離竄逐桎梏縲絏之相仍無一日安於家者即其道之窮也奚特其身之不容而已哉雖然不以其構捏忌嫉而或自沮撓寧其身之不恤而惟恐其道之或窮焉則伯氏之心其亦苦矣苟有志士仁人者察此苦心而憐其遭時不幸究其構捏忌嫉之所自則雖千載之遠亦必知本末之炳然而

吝嗟與起之矣况如弟之終始承教於左右者乎庶幾因此而益知我世德之傳千古聖賢之學而仍以不沮不撓於顚沛之際以追我伯氏之所自勉者而已矣嗚呼痛哉尚饗

登科後祭外舅姑墓文

維歲已亥十月初二日辛丑女壻司諫院正言金民澤謹以薄奠敢告于外舅高陽郡守沈公外姑淑人慶州李氏之墓嗚呼尊靈同玆幽宅歲纔六回儀容已遠戀慕不衰屬我登第歸來以奠倘其慰悅無間幽顯睠焉江墅我初贄謁俛仰幾時我且白髮中間

欣戚逝水沄沄每對我妻欲說先潛嗟惟厥德匹美
齊芳媿我無文尚稽闡揚抑公素履最著尊賢釁宮
往事士氣凜然雖宦之拙其志彌貞舉以詔我慷慨
由情迨今是非大明於世而其餘黨猶鼓邪喙我於
此時累叨言責使公而在必多誘掖謦咳莫承我愴
則深尚思前言勗此一心伏惟尚饗

祭從弟進士星澤文

維歲庚子五月二十日丙戌從兄民澤以果餅之奠
哭訣于從弟士從之靈曰嗚呼惟汝少余三歲而逅
同袍共學自在髫齔亦粤景雍並肩遊戲屬雖堂從

情實同氣旣長而壯相愛則深三十年間樂憂欣悲
余因多釁早失所怙而雍曁汝後先孤露哀我三人
何辜于天餘生百感相對泫然汝仍在疚益無生意
雍則棲遑僑于江涘雍遽不淑歲纔一期汝今堂堂
去若相隨汝強雍健而止於此余脆而德在世奚恃
嗟汝之生紛有衆善汝貌之端汝行之謹我先有訓
詩書禮義汝乃飭躬罔敢自怠發爲文詞作者亦瞠
庶光我門而振其聲旣哀先壟又圖銘墓余相斯役
奈未就緒雍卒無子汝亦然爾方謀立嗣以主其祀
豈或暫遲盖將有待凡厥後事在余兄弟匪直慰汝

亦雍是思倘汝會雍爲報余辭嗚呼哀哉尚饗

守禦廳祭旗文 代作

維旗之剏遠自軒轅象彼五行鎭于八門龜龍蛇鳥不紊其位張我三軍非戈矛比拂天蟠地其容則肅占風喚雨厥靈有赫睠我師壇屹焉漢涘丙丁之禍寔神攸耻歲月浸遠人情易愒庻仗神威式壯士氣廹茲改舊匪直爲觀陰雨之謨盖在其間乃新其制乃徼其惠事有緩急惟神是賴固我壁壘明我紀律慴我仇敵永綏邦域肆薦牲醴娛以鐃鼓神其不嚬鑑我忱素

哀辭

朴休文哀辭 幷序 丁亥

上之辛巳歲我 仁顯王后薨一二大臣之救希載者押闕外哭班鳳徵等次之而太學生乃隨其後時吾友朴君休文以中庠任與焉休文爲太學趾之使太學移其坐以示斥遠凶黨之義太學不敢焉休文遂扼腕憤慨令庠隷高聲倡于衆曰希載乃謀害坤宮之賊而彼大臣者力護之鳳徵郞 坤宮廢處時半日庭請之黨此輩皆不宜臨此哭班大臣等瑟縮不自安而有識者莫不激昂增氣於是休文退而

率諸生具疏請討希載以及大臣等之罪而未及上
而 上命誅希載已而宮闈巫蠱事覺諸罪人皆伏
誅 上乃賜張氏死首相崔錫鼎陳三劄伸救不已
休文又扼腕憤慨上累千餘言論天討之不可不嚴
聖后之讐之不可不復錫鼎之罪之不可不治凡所
以明大義斥邪議者靡不極言而竭陳焉疏旣入臺
臣以出位論事 啓竄之嗚呼當 聖上親按罪囚
蠱凶之節狠藉於爰書凡爲我 仁顯后之臣子者
孰不宜隕首痛心爲 后討賊而乃反靡然乎錫鼎
之議無一人出氣力倡義理獨休文以眇然之身一

言而扶三百年倫彝推此志也雖謂之耀日月軒天
地可也其言之不用於一時與夫其身之竄逐流離
者庸何傷乎休文謫于長興興極於南方瘴癘炎蒸
非人所可居而休文如就樂地嘗登天冠山望南海
慨然有遺世之志居二年蒙 恩北歸未幾錫昂復
柄國其黨林溥等上凶言且將屠戮休文以及諸善
類錫昂方承 命按溥而又必欲甘心休文以快私
怨幸而 上命勿問臺閣旋請遠配 上又不從繼
有凶人李潛又上疏其言尤絕悖罪休文極甚 上
大怒親臨訊潛爲休文伸釋甚悉嗚呼休文以一布

衣處泉怒之中刀鋸鼎鑊方在前而 聖王爲生之
且明其無罪如此是雖我 聖王之明遠邁百王抑
休文當日之言得以上感而然歟然則其言亦未嘗
不用矣使休文出身處臺省立乎殿陛則其危言讜
論奚特止於此而 聖王之傾聽者尤當何如哉於
是休文益感激涕泣以自礪而遽病歿豈休文得於
君而猶不得於天耶天旣以大義畀休文而又何恐
天閼其生使不得展究其蘊耶休文名奎瑞高靈人
也其先祖翠軒公以直道死燕山朝休文繼以大節
名於世善類莫不曰翠軒有孫焉休文有奇氣能文

章尤善儷體家素貧糟糠不自給而常晏如也飲酒
輒醉醉則抵掌談世事能屈其坐人盖天下慷慨士
也余於休文年齒稍先後而相與彌篤余讀書作文
未嘗不從休文休文亦未嘗捨余盖平居與休文離
者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則必兩忘其形骸嗟夫
今焉已矣余何忍無一語以慰其魂玆撮其大節用
揭人耳目仍附短詞少洩余之悲焉爾其詞曰
嗟休文兮眇一身凜其節兮亘兩間哭 聖母兮耻
苟生誓復讐兮耿我誠肝爲紙兮血爲言額天閽兮
冀一陳 王赫怒兮明典刑賊乃夷兮宮闈清闖邪

議兮自黃閣奮我筆兮折其角禦南魅兮若還鄉炎風輕兮瘴雨凉相熖張兮紛駭機泥我首兮伏圓扉鬼蜮殄兮天日臨晰我寃兮炳 綸音脫坎穽兮反衽席泣 君恩兮負報塞志則長兮命不延善類悼兮兇徒忻夜臺幽兮透餘光排埃風兮游上蒼瞻明陵兮松栢暗三臣衛兮魂剡剡潔我佩兮高我冠躡後塵兮朝玉欄君臣義兮母子倫千載遠兮欽斯人

告文

擬告西浦先生文 壬寅

惟我從大父西浦先生祠屋實在宣川府之北距小子謫寓爲數十武而近顧方持憂服未敢展拜祠下略構數行之文以擬侑告曰嗚呼先生謫居于此纔一年而歸歸一年而遷于南以歿歿今三十年餘而宣人相與立祠而享之無異言若是者豈有求於先生哉又豈必學於先生者之爲哉特其所以成此邦者盖有以起此邦之人耳士君子直道事君敢言不回者古或有之而未有如先生所言之爲人所難言也其時免於死而止於謫亦惟我 先大王盛德之一事而宣人方以獲覩君子爲不世之奇遇是天所

以不幸 國家而幸宣人也宣人之感慨欽慕愈久而愈不能忘者亦恒情之固然乎夫以宣之僻陋猶能尊先生若此况朝之士大夫素知先生本末者其感慨欽慕視宣人宜何如也然而三十餘年曾無一人爲 上言其時事以明先生之心至于今日尤大不同事有不可不忌諱者而先生之道終不可大伸於世矣顧此一畝之宫勺水之享於先生何有哉雖然先生之蹈析楊禦魑魅九死而不悔者惟自盡其所當爲而已彼朝士大夫之不能伸先生宣人之獨能尊先生先生必兩忘之矣而况天地可質百世可

俟則小子於先生又何爲悲也抑先生亦必莞爾而曰爾何暇悲我乎嗚呼古今時之同不同小子不敢知而惟服先生之遺訓撫先生之舊躅能不有愧於吾心否此則願一質于先生伏惟先生鑑臨焉

書

與丈巖鄭尚書書 戊戌

伏惟新春體履起居神相萬福區區不任慰仰之忱侍生喪威以來兩闈疾恙相仍居常憂懼何可言也世道不幸變怪層生其醜悖先正至於世德而極矣而昔顯者又乘機陷人無所不至其表裏和應之跡

灼然可見豈不萬萬痛惡乎是欲使先正自歸於造
言者豈但爲構誣吾先祖而已且以吾先祖之大節
嘗爲拯黨所侵抑先正亟上章辨之至以世道喪亡
爲慮則今普顯輩所構誣者亦豈但爲私家痛寃而
已任世道之責者正宜深惡痛辨以扶持國脉耳盖
普顯先代之事其實狀之綻露者不暇僂指而要其
大較則有四焉其一 卽先正答拯書中先丈倡之云
者此則謂宣擧以殺妻倡而普顯祖父効之也其二
卽先正答李尚書書中張氏妹云云及我心驚隕等
語此則謂普顯祖母因宣擧倡導不得從容就死故

其姑聞宣擧姓名而輒驚隕者也其三郎普顯祖父自辨疏所云無手犯之事者此則普顯祖父以當時人言之與宣擧視若一套故不得不露章自訟而僅欲免其手殺之謗者也其四郎普顯代草中憤宣擧逼殺等語此則家兄書辨世德供之誣也以普顯祖母爲吾先祖之姊故欲委曲爲說使普顯代構其疏難一節而普顯亦不得掩諱實狀者也此等情跡旣自彰著靡餘則孰不以爲世德所謂不得從容者是普顯祖母之事而普顯乃敢揑造矯飾無復顧忌必欲以不得從容之目勒歸之於吾先祖是直以公議

爲可誣　聖朝爲可欺耳豈不萬萬痛惡乎家兄對辨之書旣下儀曹則惟當恭竢處分況執事雖方在外旣帶儀曹之長今此煩稟固是不敢爾者而抑其痛迫之情無以自抑且念玆事旣關係於師門則仰惟執事亦必欲詳其顚末玆將彼此書供以備一覽焉耳仍伏念執事雖以介石之志欲決懸車之計而新膺　寵擢之餘前後　批旨極其優渥一出肅命以伸義分恐不可已者不審執事亦以爲如何也無由承誨尤不勝欝懊之至餘萬不宣

又庚子

聖候諸症比益有加中外焦遑曷極仍伏問新春體
履動止何似區區慕仰之至侍生奉老粗保而第冥
擿久矣每欲仰聆謦誨少礪愚鈍而顧無其路耳只
自向風馳誠而已前承執事於鄭承宣墓文中所旼
示者有曰公論幾伯金某與舊伯尹德駿有讐怨而
不知自處交龜之際擧止駭異旬宣之責不可仍置
云此殆執事猶有所未詳於當時事與族祖所以處
義者輒敢悉暴首末盖以玆一事塵凂崇聽已三遭
矣區區亦自訟其煩猥而抑有不得不爾者伏惟雅
量必有以鑑恕之矣族祖之於幾藩果以交承有嫌

屢陳疏連達 召以必遞爲期逮喉司 啓以 園
陵奉審之不可緩片時交印之無可嫌則自 上特
施問備之罰仍又荐 召而促赴又嘗於族祖引私
嫌避僚席也至引甘寧凌統事而 批旨極嚴重故
族祖於是任不得不出而承 命盖以爲暫時交龜
本與僚席有異故耳然猶力辭不已迫而後勉赴則
其所處義何嘗有未自盡哉况其時 聖上於鄭承
宣疏 批則曰朝臣之不得嫌避明有下教冒赴云
者予實未曉又於從祖疏 批則曰曾以甘凌事下
教不啻明白則臺言誠是意外又曰今因乖當之臺

言終至許褫則是復開回避之路也前後下教果安在哉斷無變改之理又有曰鄭必東之疏斥極爲未便因此自廢斷無是理族祖又於其後一日而三違召則特　命罷職而教曰因必東之意外疏斥前後除拜終不出肅膠守已見必欲自廢極爲過當且其許褫藩任時大臣有曰交龜之際雖云對面元無接談之事則少無可避之端臺官之言有曰先輩之恐嫌周旋於公席寮案之間者亦多可據則某之迫於朝令片時交龜無害回避之義而今者必東論斥於情理之外求衅於擧止之間遣辭之際專務蹈藉又

臺官因鄭承宣引避而處置請褫曰論人之語旣有
爽實其在事體勢難仍在云云執事試詳之此乃
聖上所以昭示開釋而臺官所以相繼辨析之者也
此而觀之則我族祖所處之義尤豈不洞然無疑哉
假令族祖有些未盡於其間其平日苦心宜有以見
諒於如執事者而今執事不特不斟酌爲言至於舉
止駭異云者是鄭承宣所謂側面相對四字之註脚
執事豈欲其如是措辭耶殆不覺其爲註脚而泛然
說過者也然而鄭承宣旣以爽實引避見褫而今執
事之言如此傍觀者豈不曰言者旣自服其失實而

執事反欲實其事耶執事於鄭承宣舊也於其不朽之文宜加詳備而至若玆事則雖宛轉其說無使碍人眼目亦未必不爲鄭承宣地也況玆事在鄭承宣言議無少關緊則雖全沒而不載固無損於鄭承宣者耶雖本家子弟亦必不以不載有或憾恨於執事而如族叔家則其所隱痛於玆者果何如哉執此而言則執事之量其左右輕重而取舍之者自可決矣凡人家文字之使是非倒置善惡眩幻者固何限雖只以族叔家言之如趙持謙韓泰東墓文其誣衊族叔先事者可想其罔測然而族叔家惟可任之而已

雖其右族叔者亦安得家道人喩以要其改删而特
以執事則與族祖爲故人也其於族祖處義之方不
可謂不深知乎則族叔以故人之子其有望於執事
者顧安所不至哉况執事以山斗之望撰金石之文
其可以衮鉞於一時徵信於百代者非他人比焉後
之覽兹文而究兹事者若不以族祖處義爲有所未
盡則必有疑於執事之立言此侍生所以深自慨歎
而輒敢干冒長者至再三而不知止者也仍念族祖
行已立身具有本末不待備述而自遭家難以來仇
怨溢世蹤跡畸危雖以無所逃之義不敢决自廢之

討若其處嫌之道則固未嘗不兢兢故玆事雖勤上下之辨釋而猶且痛恨不已因欲終身自廢雖素所不相能者亦必有以恕究而反未見假借於執事則族叔爲親之心固無論已仰惟執事亦豈無怛然於疇昔契好之間耶伏願執事特察族祖處義之無或未盡鄭承宣言之自爽其實而仍有以曲念族叔隱痛不自已之至情侍生尋常慕重執事之忱更加裁度玆事而明示回敎焉不宣再拜

與李楊州 世祥 書

伏惟比日視篆萬安區區竊有所奉告者此非獨本

州人士之所可聳礪卽守土者之所可採聞而 朝
家之所可表章而激勸之者也曩在适賊之亂朴豊
川榮臣禦賊于猪灘力盡被執抗義罵賊賊將守白
以刀斫其舌而猶罵不絕口忠義凜烈盖其時一人
也執事亦豈不聞哉其後守白以斬适得不死朴公
之子護軍之屛義不俱生必欲殺守白乃已而其祖
母母相繼病歿護軍公纍然在疚日夜吁天而曰吾
不殺守白何以歸見我祖母父母哉而適臺官請以
守白置邦刑故護軍公隱忍待 朝家處分逮守白
自島配宥還也護軍公與兩弟之垣之藩潛形秘跡

伺守白之所之或稱以商賈而往守白家或於節日
伏於守白父墳之後或於閭里喪葬要於中路以圖
其便而必殺之者殆將十年而守白素知公勇力在
家輒固其藩籬飭家僮持兵自衛累歲而終不出門
外一步地護軍公無計可施遂還家佯爲病死使家
人發喪而潛往驪州覘守白行止守白果信其已死
始束裝上京爲干謁當路計護軍公乃踵其後格殺
守白於大街中剖腹而飲其血觀者皆辟易失色或
爲之涕泣不能去遂提其頭直走闕下自請償命
聖祖義而釋之噫父死於人子復其讐者古或有焉

而孰如護軍公之烈烈乎哉柳子所云戴天爲大耻
枕戈爲得禮介然自克卽死無憾者卽此之謂也雖
在千里之遠百代之上聽之者猶可髮竪而氣聳況
玆本州實護軍公桑梓之鄕也執事於駐蓋問俗之
間得無徘徊感慨於斯乎惟其旌褒之典闕焉不擧
無亦 累朝之所未遑而守土者烏能免其責乎夫
彰善樹風聲卽聖王之政而其採訪謠俗闡達幽隱
實亦守土者之所可自勉者也本州人士將以此呈
文座下以冀執事之聞于朝而區區嘗撰次豐川公
之狀得其一門忠孝事甚悉玆撮其復讐顚末以介

于執事惟執事諒之不宣

遺諸弟書 壬寅五月裂袂以書付之獄卒

睦招外趙告一條徐忽誣服此事在我尤寃尤寃惟自靖以死耳然國且亡矣我死何傷顧兄弟安身鄉里焉寧昌尤遠魂亦難往悲哉悲哉此書謄以送覽可也棺材覓於而天葬地得於廣山以近父母側以便兒子行如何如何如何千萬不一 寧昌卽寧邊昌城叔氏季氏公謫所

竹軒集卷之五　附錄

行狀

公諱民澤字致仲金氏之望光山者以新羅王子興光爲鼻祖羅麗以來世襲冠冕入　本朝有諱國光左議政策敵愾佐理勳封光山府院君四世而至諱繼輝博學有經濟才栗谷李先生稱以眞宰相與松江鄭文淸公共主激揚之論遂慍于羣小官止大司憲生諱長生刑曹叅判文元公號沙溪先生承栗谷嫡傳爲世儒宗從祀聖廡生諱槃吏曹叅判嘗斥壬人柳碩等之構誣淸陰金文正公以明春秋大義寔

公高祖也曾祖諱益兼生員壯元丁丑虜難與仙源
金文忠公殉節江都殿食忠烈祠祖諱萬基以文學
政事左右 孝 顯兩朝歷典文衡本兵 肅廟嗣
服膺 國舅恩例封光城府院君贊討庚申兇逆勳
在 王室謚文忠公考諱鎭龜戸曹判書襲封光恩
君沉厚有德量朝野倚以爲重而爲時議所扼未究
厥施識者恨之妣貞敬夫人韓山李氏牧隱文靖公
穡之後持平光稷之女育子男八人長春澤號北軒
以高文大才有忠孝苦節凶黨構陷困厄以終其身
次普澤觀察使次雲澤參判並以直道事 君顯名

當世公其第四也爲人重厚宏深見者以爲寂類先
判書公以　肅宗戊午九月十日生甫十歲遭巳
巳禍判書公兄弟皆流海島家無長者課督而自知
爲學文藝日進甲戌更化卽出遊泮庠屢屈其曹偶
判書公覽其初製科表賞之曰一第不足憂也壬午
登上庠壬辰筮仕拜　翼陵叅奉調濟用監奉事尙
瑞院直長戊戌陞掌樂院主簿俄遷戶曹佐郞是冬
擢魁　賜柑製己亥春直赴別試　殿試登丙科第
三人公早負文名偃蹇不第自以年漸遲暮且見時
勢艱虞欲斷棄舉業而以大夫人在也勉就之及得

第不色喜反有深憂者焉由兵曹佐郎拜司憲府持平時 肅宗寢疾 景宗代理公新入臺閣侃侃以明義理正名分爲初政之先務沈壽亮以尤菴宋先生門人食素行服於先生之喪而其子珙一反父道投疏極稱拯父子之賢欲售熒惑之計公論其傷風壞倫請削珙仕版沈檀以已巳奸黨干犯甚重而銓曹檢擬於顯秩公請推考政官崔奎瑞無端去國不赴 國哀公論其進退無據情禮俱闕請罷職公之論此數人者盖將以警一世而衆謗已譁然矣獻納李鳳翼爲奎瑞分疏大臣亦有劄救檀者公時褫持

乎拜侍講院文學復上疏曰恬退非不好也亦有多
般可論者際世昏濁不可仕則可退也竭誠盡言言
不合則可退也年至力衰以禮而退可也奎瑞之退
有一於此乎奎瑞又但以妨賢爲愧知足爲戒則明
言告 上退而自屛亦或一道而奎瑞不然闇然受
由仍而不來此臣所謂去就無義者也然世方以高
尚目之歆艶不已臣謂此義不明則終必至於謀身
巧而報主薄故慨然於斯略示規礪亦何嘗以休退
不仕歸之於衰薄哉若夫沈櫃前後罪犯則臣之當
初論達不過請推銓官故未暇備陳而大臣伸救櫃

甚力有若臣無端論罪者然臣竊惑焉檀之罪可勝言哉首發追奪之啓而逞毒於先正臣宋浚吉者檀也力主告　廟之請而構禍於先正臣宋時烈者檀也至其辛巳鞫獄時所坐則係關名義王法之所難貸而薄施屛裔之典者非謂檀罪或可恕特出末減之意也歲月浸久刑綱漸弛往往見擬於政注之間檀實遺凶餘孽也其老於牖下亦云幸矣尚可置諸仕籍視同無故之人耶仍以叅判公方在館職兼帶官僚史館引公格辭褫旋拜兵曹正郎移司諫院正言沈珙之黨趙泰億怒公之論劾珙疏詆公盖泰億

之父嘉錫常慨然陳疏辨尤菴之誣見重於士類而泰億之反右袒拯如珙者也公因辭章略陳其謬悖曰臣於趙泰億之疏有不容嘿然而已者臣與珙無少憾恨即世之所知也特臣絕痛其背先黨邪有所舉劾而今泰億乃反攙攻臣不已或曰構成罪案或曰誠極無據甚矣其言之全出抑勒也夫先正之與尹拯父子譬如漢賊之不兩立一是則一非此扶則彼抑事理較然無可疑者而珙乃稱頌拯父子不遺餘諭末又以曲直是非爲辭則比之于此先正彼先正已不啻若閼戶而見喉矣臣豈無所據而論此哉

至於動引先故云者令人啞然失笑臣何嘗彰其先之惡以傷人子之心哉特揚其先之賢責其子之不能善繼耳噫渠輩之心術陷溺義理錮塞相率入於悖倫之域而猶欲較爭隱顯分別層節以爲掩目捕雀之計嘵嘵不已無亦其一端秉彝之天自有未盡泯而然耶粤自數十年來如珙者寔繁其類臣之論珙盖欲以篤 聖朝惇倫正俗之化而奉億自甘心於背先黨邪肆然而無所憚無怪乎怒臣詬臣至於此也又論京外事凡係覆 達處置者率多玩愒之弊曰各司回 啓之有定限自是 祖宗朝成規上

言回 啓無過三日其他京外覆奏政院隨加檢飭
毋或淹滯當時下情率皆上達庶績得以咸熙近來
國綱波頹舊制日弛百僚恬嬉簿書期會亦多稽遲
擊錚上言所以通情實關寃鬱也其中固多猥濫亦
豈無切急哀痛者而一切束之高閣至於外方政弊
民瘼查報申 聞之類亦皆愁置延拖無所可否甚
非所以綜核振勵之道請令政院依舊規定期檢飭
先是拯之父宣擧失身江都而私著文字敢引 聖
祖而自況又藉重賊鑴之言其意以爲吾若有過則
聖祖亦有過乃用杜擧歆嵒爲踰儒生申球等上疏

悉其誣悖之狀觀察公又陳疏追削宣擧職兩司繼
請盡毁其文集板本及書院 上只令毁其誣語所
載處收院額罷官給祭需士論以未盡準請爲鬱而
兩司遽停其 達學儒黃尚中等上書非斥兩司之
停論者並引避公以持平處置前後參停八臺臣而
褫之姜世胤以科場用奸充軍遂枳清選而其黨任
珖薦擬注書公請罷其主薦者抜去世胤庚子六月
肅廟昇遐八月復拜正言任珖旣主薦世胤乃以謏
徽聽誣一世及晋公泰億又以前事齮齕不已公疏
辨之曰彼世胤卽身負重累世所同棄者耳雖以其

時獄案觀之用奸之跡畢露靡餘營護世亂者雖家
置一喙其何能自解夫以世亂之重累而珖乃循其
私好騰諸薦剡角勝公議如珖所爲雖謂之縱恣無
忌可也臣故並加論斥欲使公議克行清選無玷而
今珖反極口吹嘘强意伸釋以爲按治之際卒無他
端彼旣自服其用情至被徒配之律則其云無他端
者果可成說乎向所云謾誣二字諒亦珖自道之辭
耳至若趙泰億疏語則尤不滿一笑臣於沈珙無少
憾恨彼泰億亦豈不知而惟急於護珙則輒必斥臣
以逞憾陷人此正求其說而不得者臣何足較辨爲

也夫爲其師食素行服在珙固是先懿而今泰億甘心黨邪則不特自背其先並與人先懿而掩諱之必欲歸臣說於孟浪其所護珙者適足以彰珙之過甚矣人心之陷溺也尋又以病乞免兼陳所懷曰於戲我　先大王盛德弘業巍巍煌煌雖在窮閻僻壤孰不知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況既有國史凡可以垂示萬世者庶無餘憾而惟其表隧之擧闕而不圖惜乎其無經遠之意也我　太祖太宗二陵暨北路　諸陵皆建碑表厥後寢不復繼臣未知或建或寢其議何據而嘗聞　寧陵之遷奉也先正臣宋時烈請建

表石仍請定式即蒙　開允昔孔子自篆於延陵季子之墓則墓表之制其來遠矣此實時烈所引而爲言者其疏又論前代陵墓事而曰生爲一國之君反不如士大夫之墓爲後人之所識噫以時烈之賢而其言如此豈非今日所可考據者耶誠以臣子罔極之情自當爲無窮之計耳臣愚以爲　列聖諸陵之未及有表者雖或從容講確次第竪建而至我　先大王之陵則及此因山之期建表而大書深刻宜如寧陵之爲也伏願　殿下亟詢大臣而裁處焉仍伏念君臣喪服之儀不講久矣何幸我　先大王斷自

淵衷式遵古禮此正朱子所謂超越千古宰制之獘
革去百王衰陋之風者甚盛舉也然而王家送終之
禮未遑豫講頃於倉卒之際未免仍襲五禮儀之歸
可勝惜哉盖五禮儀一書亦豈無倣乎古者而若其
凶禮則專用開元之制泥於短喪之謬故添删失宜
詳略不一或舉其細而闕其大或繁於文而簡於情
講禮之士為之慨然昔我 仁祖大喪時先正臣金
集就古禮與五禮儀自初終以至練祥諸節莫不考
稽分析隨劄投進而其歷論古今之同異得失者其
言甚晰雖宰於諸議未見採用而 孝宗大王嘗臨

筵下教曰金集所定喪禮甚好其時雖未得行今爲
定制使之遵行於後日可也噫　聖教之下雖未遑
奉承於當時豈可任其因循而終莫能勘定耶伏況
先大王旣命釐改喪服則　聖意所存與　孝廟之
教盖未嘗不同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者也體　聖
祖之教終成　先大王之志者豈不在於今日乎旣
往雖不可追而以集所論者定爲一代之制以成不
刊之典斷不可已也且今通喪之制雖綱領旣正節
目粗備而尚有未盡合於朱子議者大抵朱子議則
依高下居君戚之古禮自有等殺而其昏娶一事亦

以此分級定等矣今日自三公至百執事皆用一等例其服皆斬衰三年而館學生雖無衰服亦以麻帶服斬則今之無論朝士儒生皆令卒哭後昏娶者果不悖於朱子議耶且令民庶之服與館學生無異則與朱子議庶人吏卒不服紅紫者豈不亦逕庭耶況其追定節目中令館學生以下練後白衣布帶終三年者此欲遵古禮斬衰練後以布代絞帶之意耶抑欲略倣朱子選人旣祔除衰而皀巾白凉衫青帶以終喪之意耶由前之說則不必館學生雖朝士宜無異同由後之說則聖人制禮惟齊衰有期年五月三

月之制而斬衰則必三年而除之今期年而便令除
麻何所據耶盖官職有古今之殊服色有風俗之別
其摹擬斟酌之間固難保其一皆脗合而此條狝㹊
之大者其何可草草講過隨聞隨改使人輕於指議
眩於奉行耶臣意宜令儒賢博考經傳及朱子諸書
而取今服制諸條與向所謂金集所論者更加討論
證正無一毫未盡而後合爲一書仍卽禀　旨刊行
上下廟堂採而行之時將刊　肅廟御製詩文別選
文臣校正公與金公濟謙俞公拓基與焉是年秋被
玉堂錄十月拜弘文館修撰時　國家新有大喪朝

著危疑奸黨百計窺伺以攻銓地斥堂錄爲事又以
其黨之多未見錄尤恚恨趙文命以新錄中人疏斥
王薦與被錄人或責以冒當或譏以苟錄自引爲難
進之端李眞儉又擧公伯氏北軒公而僇辱之先是
眞儉之兄眞儒嘗以一啓並論公伯仲其言甚憯至
是眞儉之逞毒又如此則時輩之欲甘心於公者其
處心積慮可知也公時在廣州先壠下陳疏乞免曰
今之攻斥新錄爲一大機關者久矣始謂苟錄而猶
不足則繼之曰濫充濫充而又恐其言歇後則李眞
儉之疏踵起而請改削矣噂沓迭至結束漸緊如臣

泰其錄者卽此數語而已不容一刻晏然況眞僉之於臣則至擧臣亡兄而指斥之者乎臣兄被構捏於眞僉輩者多矣今眞僉之欲售其餘毒而仍以扼臣之路其孰不知而顧臣中心所怛傷者人之指斥緣臣而又及於天倫耳今臣情理旣如此而猶復貪戀恩寵出而處妙簡之地苟然爲一身榮則不特臣區區之心有所不忍也他日拳踼之加將無所不有臣於是雖欲自免顚躓旣不可及矣惟當早避名塗以遠危機庶可盡自靖之義公入城復陳辭章自是連除副修撰修撰校理南學教授皆力辭不拜而間就

實錄郎且被選知製 教辛丑夏省大夫人疾于㕘
判公松都任所七月大夫人沒旣返葬未幾而禍作
當是時也 景宗大王有疾無嗣凶黨有所挾窺伺
日甚人心洶洶若不保朝夕八月戊寅正言李廷熽
疏請亟定建 儲大策以係億兆之望 上命大臣
議之大臣金忠獻公李忠愍公趙忠翼公率諸卿入
對請稟于 慈聖而亟行之夜漏罷 上復召諸大
臣入下封書二其一書延礽君三字其一則 慈聖
諺敎也其文曰 孝廟血屬 先王骨肉唯 主上
與延礽而已諸臣奉讀嗚咽至有失聲者遂冊立

今上爲王世弟於是 國本定而民心有所屬矣凶黨旣失所圖陰謀益急賊臣鳳輝露章劾定策諸臣曰猝遽忙急舉措非常雖其 成命已下無容更議諸臣之罪不可不正與賊臣泰耇等上下和應爲血戰計十月甲子執義趙聖復上疏請依 先朝故事使 東宮侍側參聞政令 上遂下代理之命羣兇蜂起投匭以爲陰移天位天無二日危逼操切無所不至三大臣及李忠文公亦率羣僚 庭爭請還收代理之 命 上不許曰予病十餘年積傷之致今日代理不過依丁酉已行之事又曰近來火症頻發

不得覺察至使左右考例擧行如是而可以爲國乎此予至誠之言左右可乎世弟可乎四大臣不得已請如丁酉節目擧行聯名上劄　批未下而泰耈方待　命江外潛自宣仁門突入　對諸公蒼黃趨入上於彼此所達竟無一言發落諸公遂奉納前後批敎而退於是羣凶益結與援禍機㸌急十二月壬戌金一鏡李眞儒朴弼夢李明誼鄭楷尹聖時徐宗厦等七賊上疏引梁冀閻顯事誣辱　慈聖仍搆罪諸大臣是夜　備忘從而下盡逐在廷諸臣以聯劄爲案四大臣皆安置絶島其勢駸駸然上及　東宮

戊寅夜漏初下 東宮引宮僚涕泣下 教將出閤辭位 慈聖以妖婢逆宦交結構禍下諺教于藥院辭旨惻怛有不忍聞者秦耇在藥院獨見而封還之請鞫問妖逆而故緩其獄兩婢皆自殺以滅口兩宦者亦不窮竟而誅之自此凶計益肆凡可以羽翼東宮者次第剪除以連蒂巨猾締交陰邪盡驅公兄弟及知舊門客十六人竄之邊遠鄉戚之一來弔慰與弔客之姓同名異素不相識者亦不免焉禍作之初公已舉家出次于江郊壬寅二月公謫宣川叅判公謫寧邊第五弟觀察公謫昌城盖公之家以戚畹

親臣昆弟並列淸顯休戚之義與他人自別故當諸
公贊定大策之日其所以竭忠効慮實與秉軸大臣
相爲表裏而自庚申甲戌以後兇黨之仇嫉公家日
夜思有以中之者至是乃大逞焉三月壬子冊封竣
事報至之翌日凶賊虎龍上急變起大獄首引 東
宮爲誣逼之語 東宮又夜引宮僚涕泣將辭位泰
耉錫恒樞一鏡等請勿書語犯 東宮者於獄案陽
若回護而初設庭鞫嫌掖闈耳目之近移之本府極
意羅織白望以宮屬承陪而歿張世相以老宦監邸
而歿徐德修以處地切近而歿沈尚吉諉以挑心金

省行誥以私謁以至建儲時入 對諸臣及喬木世
族無論薦紳韋布其有捨生效力衛 社稷忤黨人
者皆一切戮殺之虎龍雖攙引公以爲爰書諸人言
必稱公事必諮公而無指的之事按獄之徒患無以
請拿掌令尹會直以爲論其情狀實爲渠魁遂逮捕
公公就獄辭氣不撓置對明白凶徒亦無以更問遂
嗾趙洽啗以不死變幻其說勒加證左仍以徐德修
昏窒錯亂之語捏合成案而拷掠公楚毒備至五月
十九日癸卯公竟殞獄中得年僅四十五公臨殁裂
衣袂作書訣家人處置後事字畫無一錯其遺諸弟

曰睦招外趙告一條徐忽誣服此事在我尤寃尤寃
惟自靖以死耳然 國且亡矣我死何傷顧兄弟安
身鄉里焉寧昌尤遠魂亦難往悲哉悲哉此書謄以
送覽可也聞者莫不悲之七月己丑權厝于廣州先
塋從遺意也公歿之後凶黨猖然未已是年冬復搆
殺叅判公又請北軒公諸弟子姪並流海島闔門長
幼十五人無得免者甲辰八月 今上嗣位十一月
己未渙發德音盡放文忠公諸孫之流海島者於是
第五觀察公自南海還上疏訟寃曰臣家受 國厚
恩已三百年矣國運之汚隆而臣家之伸屈係焉伸

於庚申屈於己巳至甲戌而又伸其所以如此者伏

想 聖明亦已洞燭矣臣何敢明言自是厥後臣家

以肺腑之親寅受 仁顯聖母一視之德其所銘感

圖報百倍他人故凡凶人之無禮於 聖母者必抵

死而攻之無異私讐彼凶人之仇視臣家必欲甘心

者亦已久矣臣兄春澤以一介布衣閉門讀書一切

世事何關於渠而已巳兇黨當甲戌光復之際無所

於逞忿乃敢移怒臣兄白地羅織必欲撲殺而惟我

肅考在上彼何敢售其計哉自是厥後一種爲後日

地者暗與黯賊餘黨合其聲勢邪說由是益熾義理

由是益晦而臣兄之出入其口吻前後二十餘年矣臣兄以是受困非牢狴則溟海未嘗一日能安於家此實 聖考之所矜悶而終始保全之者也臣兄終以窮死而耽耽者猶不能忘厚誣追及於旣骨餘毒欲肆於一塊噫噫嘻甚矣胡至此極彼述慶濟益寬眞儒等前後疏啓罔非賊黷之心腸溥潛之傳授此則臣兄丙戌供辭已盡對辨而蒙 聖考之照察者也臣何必費辭陳暴而獨其身死之後持之不已者其意豈獨嫁禍臣家而已蓋此輩貳於 聖母得罪聖考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我 先王但知有 三

聖母不知其他而此輩以小人之腹妄自猜度必欲崇奉私親以挨逼　聖母故不得不下手於爲　聖母扶名義之人向來滔天之禍何莫非根柢於此也彼方以辛巳事歸之於疑惑之科欲以黑眛　聖考之處分以逞其宿憾則其於臣家何有哉此臣兄所以受罔極之誣於身後者也至若臣仲兄普澤昔在癸未首論九萬尙運錫鼎等護逆之罪及至丁酉病劇且死而又論宣擧父子事絲蒙　聖考之採納此輩之怨恨次骨必欲一報者其勢固然又何足怪然而臣兄之本末粹然無可爲罪則乃憑藉婦人之諺

札構成死者之罪案欺蔽 天聽終至追奪而後已古今天下安有若是之太無據者乎仍次第陳公與叅判公被構受禍之實曰此獄三年鍛鍊無所不至而畢竟歸於虛套鏡虎兩賊亦旣伏法則臣之兩兄之罪不待臣言而 聖明亦已洞燭矣粧成一獄構殺兄弟二人亦足以快其心矣而猶有所不足述疏寬啓相繼而出必欲殺盡無遺類甚矣怨毒之入人深也當是時也 殿下一身亦不免孤危三百年
宗社凜如一髮顧臣私家之禍又何足道哉目今
君誣猶未盡洗 天討猶未快行此豈訟私寃之日

哉顧臣至痛在心不能曠日以俟耳　上惻然下批

曰向日之事尚忍言哉若非　大行朝盛德至明則

聖后五服之親免鋒刃者幾人耶相臣上來後予亦

欲問議而量處當是時鏡虎二賊已以誣　上凶言

誅舊臣稍稍進用矣丈巖鄭公與遇洙之仲父議政

公起謫籍相繼拜相以伸寃枉辨　聖誣爲請乙巳

三月　上臨筵下教曰四大臣旣已復官諸臣一體

復官公遂與叅判公及李公晩成洪公啓迪等並得

伸復四月盡反獄案　命贈公弘文館副提學錄用

子孫前後　綸音丁寧懇惻有曰奸壬輩從中掩翳

欺蔽 四聰擅弄國柄戕殺善類鋒刃慘毒又曰向
來所謂廢立簒逆云者推而上之至及何地耶又曰
十六人發啓者乃鏡虎之掎角妖儉是鏡虎之爪牙
也當時羣凶之排布陰計諸公之爲國寃死大明高
揭無幽不燭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而獨於討復一
事奸黨以事關 先王左右恐脅至引宋朝禁言太
后時事爲義理 上深入其說雖以我仲父數奏懇
懇而終不 省納丁未七月復黜舊臣柄用光佐泰
億則四大臣還奪爵謚誣獄仍前案而公等亦被追
削矣於是鏡虎之說復大行而凶黨亦知 上之處

分非出本意内懷疑懼遂與已已遺孽合勢戊申春逆賊麟佐希亮等稱兵湖嶺以誣　上不道之言傳檄遠邇盖以鏡虎諸賊爲之嚆矢賴天之靈壓壓撲滅而凶黨猶執國命知　上意之務安反側遂以蕩平蠱之以爲三黨中皆有亂逆外爲彌縫而陰實齊其凶圖　上又入其說於是忠逆膠擾混爲一塗而上猶念壬獄關係之重欲時時有所伸復則凶黨復且前且却而姑承順之至辛酉九月　上作大訓諭中外以爲犯上誣君之案不可一刻置之　命燒壬寅獄案依乙巳處分並行伸雪宋寅明趙顯命等抵

攷爭執以爲布衣之臣希功建 儲玷累 兩朝宜別置逆案朴文秀李宗城等又突入求對拖引庚子前後之說勒成其案 上從之俄因言者略改其字句寅明顯命等又力勸 上以大訓定爲金石之典敢有議之者論以一律於是公等雖復其官贈而爲誣獄根柢者五人仍載逆案如故公等之寃似伸不伸而 國事愈不可爲矣此又公被禍後伸屈之案也公豐貌疎眉目風儀凝重平居沉嘿內蘊人未易窺其涯涘北軒公期許甚重公亦自以塤篪之樂而兼師友之益也天性孝友平生以繼述自勉每日吾

先人嘗如此晚而異宮晨夕常如在大夫人側也兄
弟姊妹視以一身未嘗以一言一事相咈常曰與其
愛己子曷若愛父母之子伯仲二公繼沒公撫其孤
如己子忌日必助祭需皆卽狀其行而傳之事仲父
竹泉公盡其誠竹泉公亦深加器重焉自修儉約常
以先故淸貧爲言案有重肉則輒下其一居處器用
一如寒士人或笑其太儉而夷然不以爲意甚不喜
追逐交遊是以儕友中亦多不平之者待人以寬與
人交必掩其所短至於論是非辨賢邪嚴峻明快深
惡流俗依違之態好讀書坐卧不釋書卷曰人當不

以决科廢讀書不讀書何以事君其於國計民憂眷眷不已甞欲進一疏爲更張振作之道其目有曰行結布以均民役變軍制以壯國威釐貢案省冗官以裕財源重監司以責成効改科舉以養人才明賞罰以立紀綱務實事以變風俗度時勢終不可有濟半藁而止而猶可以見設施之大較也公之登第也肅廟時已寢疾而特命私覿曰汝兄弟相繼决科予甚嘉悅公感激恩顧思以效報御製讐校之役逐日赴進不敢以疾病風雨爲解曰吾不能有報於先王欲以此効其萬一耳逮至國有大事之日

竟以身家殉焉筆法精熟典重　明陵誌文公承
命書其副人多傳翫惜其不爲正本也爲文章聰敏
贍博長篇巨什不淹晷刻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公甞
種竹庭除遺命以竹軒題其稿公配淑夫人青松沈
氏郡守　贈吏曹叅議漢柱之女生一男善材被
恩命爲某陵叅奉叅奉君端詳有文能世其家禍患
窮阨今旣老白首而只有一子應秋甫就室而夭叅
奉君單獨一身恤恤乎念先祀之靡托懼朝露之先
晞手錄公事行一通屬遇洙排纂爲狀遇洙與公系
世交好雖年輩稍後未獲從公遊而其處地之相似

憂喜之相關未嘗不視之如一家也公兄弟八人雄駿磊落皆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而公又自少有公輔之望方虎龍急書之上也閭巷偶語者皆曰金公必一坐廟堂此獄當自解矣則公之所自期亦可知已奈之何刼運相迫羣憾並起竟至於抱寃丹書齎志九原天耶人耶嗚呼黃門北寺之獄白馬清流之禍羣賢旣盡國命隨傾若辛壬諸公雖身糜虎口家族不保而 匕鬯有主 宗祊永固使曹操朱温之屬朶頤徘徊而終不敢動則 國家之得有今日緊諸公之力是賴以此易彼亦必有不悔者矣上有國史

下有公議區區一時之伸屈何足論也世變無窮
天心未復公之寃未白而公之第六弟奉事公以廾
載舊案又被株連之禍奕世忠義之家創殘若此而
公之後嗣又斬然永絶此有識所以不能無疑於報
施之天也遇洙目見世道益晦方來之憂浩然無涯
是以於叅奉君之來請也不辭而爲之書至於辛壬
構禍始末繁而不殺者盖不但悲公寃而欲白之於
後世而已世有君子當知遇洙之言不誣也夫崇
禎後百十年癸酉七月日驪興閔遇洙狀

墓表

景廟寢疾無嗣諸大臣奉 東朝命冊今 上爲
王世弟兇黨之有所窺覬者陰謀益急起誣獄殺四
大臣一時搢紳韋布之衛 宗社羽翼 東宮者無
一免焉校理金公與其叔氏叅判公同被其禍今 上
嗣服伸雪死事諸公自是以後忠逆之分旣明而旋
晦旣晦而又明與時迭遷而諸公之忠謀毅節捨生
取義者愈往而愈彰世之傳襲向時凶論者不敢有
異辭焉公諱民澤字致仲號竹軒金氏籍始於新羅
王子興光入 本朝有諱國光左議政光山府院君
四世有諱繼輝大司憲生諱長生刑曹叅判沙溪先

生生諱槃吏曹參判寔公高祖也曾祖諱益兼魁生
員丁丑虜難殉節江都累　贈至領議政謚忠正祖
諱萬基　肅廟朝膺　國舅恩封光城府院君策保
社勳謚文忠考諱鎭龜戶曹判書謚景獻妣韓山李
氏持平光稷之女育子八人公居第四生於　肅廟
戊午壬午中司馬筮仕至戶曹佐郎戊戌擢柑製直
赴殿試拜兵曹佐郎移司憲府持平時　景廟代理
公新入臺閣以明義理定是非爲初政之先務論沈
珙之背其父師宋文正公而扶尹拯又論政官之檢
擬巳巳黨沈檀又論崔奎瑞之進退無義時尹宣擧

文集有誣逼　孝廟者臺臣請毁其板及書院而旋
停其論公斥停　啓之八臺臣時議譁然側目者多
肅廟昇遐拜正言疏請立碑　山陵備載　盛德大
業仍請君臣服盡復古禮將刋　肅廟御製選文學
之臣校正公與焉被玉堂錄拜弘文館修撰李眞儉
舉公伯氏北軒公而僇辱之先是眞儉之兄賊臣眞
儒並論公伯仲氏而儉逞其餘毒連除館職兼南學
教授力辭不拜辛丑遭大夫人喪未幾而禍作公自
宣川謫所被逮備經拷掠竟殞獄中實壬寅五月十
九日也得年四十五臨殁裂衣袂作書訣家人不悲

其死而悲國事焉葬于廣州先塋側公歿而參判公
又遭禍兇黨之禍心猶未已公之諸弟及子姪凡十
五人並流海島乙巳始反誣案　贈公副提學錄用
子孫丁未兇黨又用事追奪諸公爵辛酉　上飜然
覺悟燒獄案復其爵　贈配青松沈氏郡守漢柱之
女生一男善材前任新溪縣令有一子應秋甫娶室
而夭公豐貌踈眉目風儀凝遠在諸兄弟最肖景獻
公而爲文章贍敏淹博以北軒公爲師法所著詩文
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公家自文忠公以來積爲兇黨
之所仇疾三世至公而公纔釋褐負盛名同時諸公

待以廟堂嚚彼日夜伺釁謀危 國本者必殺公然後可以濟其計則及公之死 國勢凜乎如一髮而猶且徘徊却顧終不敢動使三百年 宗國得有今日者實諸公一死之力而公之功爲大夫忠義者國之元氣也元氣不盡則國不亡焉若公之志身殉國非但公家法如此公家累經世禍我 肅廟全保而扶植若有以待之者是豈偶然也哉公於天輔爲內從兄而天輔弱冠時與諸少年分曹賦詩公屆年輩賭其勝負以爲笑譃追思如昨日事而已經一刼數矣新溪君以公墓表托於天輔義不忍辭遂書之而

繫以銘銘曰文忠有孫　肅廟有臣服其先訓殉國
以身公死不死功在　社稷彼殺公者爲鬼爲蜮一
時之枉百世之伸後有君子必信我文　崇禎紀元
後三巳卯六月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
事李天輔撰

竹軒集卷之五終

書竹軒遺稿後

右竹軒稿二冊卽余族姪校理君致仲所作也其中多與余酬唱者覽之可涕卷帙雖寂寥文詞華贍議論嚴正如獄中絕筆守正不撓至死不亂尤可尙已君規模濶大器量弘遠辛壬諸忠深與倚仗卒乃同罹禍網次第殉國其死雖寃其忠愈顯亦豈不榮哉如吾者爲世齮齕屛伏田野目見義理猶晦　國勢將危而莫之能救嗚呼如君者何處得來重可悲也

乙亥二月族叔退漁子書

默齋遺稿附

詩

光山金楚材汝用 著

春晝睡起

和風澹蕩拂清琴雨歇孤亭山翠深睡罷鶯聲春日晩疎簾初轉杏花陰

藥山送秋日敬次家親下示韻

朔氣邊聲滿峽州羈懷可耐送殘秋雲開倚杖看滄海酒熱彈琴散客憂暮雨蕭蕭催好句寒花寂寂暎芳羞風埃倦跡聊堪隱問舍江湖且問疇

送金幼範鎭箕還白鶴山

蕭蕭櫪馬嫠晨裝暮歲悲歌百感長深樹熊棲寒不
怕高雲鴈叫意何忙郵亭送客梅花發官燭傳杯竹
葉香別後知君顏色在淸宵山月照書床

守歲夜得春字與諸君同賦

千里殊方又此辰羈懷牢落倍傷神閒梅冷淡猶貪
睡杯酒淋漓欲動春雨雪山深關塞夜絃歌樓倚洛
陽人驅儺鼓罷疎星轉喔喔村雞已報晨

客行

朝行暮亦行客路一千里逢人少相知相語有流水

伯氏以煎藥事往住于香山內院菴而余適有

故未得偕往獨留虛堂無聊日甚抽韻得一律
以呈内院清案下
芳草池塘睡欲醒琴樽幽思掩雲扃東臺老樹春中見香嶽疎鍾夢裏聽煉藥院深仙月白讀書菴靜佛燈青名區未共煙霞賞悄倚虛樓詠鶺鴒

六勝亭
花枝欲動暎清漪魚鳥窺人似有期溪外數峰誰畫得濕雲濃樹雨晴時

獨坐官齋意頗無聊遂吟一律遣悶
羈懷舒嘯倚風軒芳草川原冉冉昏嶺色回青春入

塞雲容失白雨歸村愁邊落日依寒角夢裏閒花滿故園寂寞蘿扃人不到只留鶯語勸深樽

安心寺

隱隱洞天邃松開暮磬遲泉聲僧閉戶山色客吟詩神護千年塔雲藏太古碑靈裟與寶篋禪跡聽還疑

四溟袈裟葉扇之屬留傳于寺僧道訥

引虎臺

捫參歷井半空行天籟颼颼兩腋生纔度鐵梯魂懍慄忽看銀瀑氣崢嶸高雲浮白身邊起列岫縈青眼底平司馬壯遊今得遂文章他日可能評

龍淵

白雲龍與棲變化風雨夕龍歸雲獨畱古澤神光碧

雨後觀西亭瀑布

撼亭人欲動春壑岸如傾遇石透迤去通溪曲折鳴孤雲猶帶濕老檜不勝淸坐處忘三伏披襟爽氣生

訪棲雲寺

黃葉馬前落秋聲水共喧山昏巖似虎野曠樹如人聽磬雲間去逢僧月下言翛然靈境會聊欲養吾眞

上院菴

倏爾到兜率神飇塵夢醒眼中千瀑白身外萬山靑

臺鶴僧俱老潭龍佛共靈夜來清磬歇栖樹月流庭

長湍道中

古木含霜意遥山隱夕暉路長人欲老村近馬如飛颯颯風吹鬢冥冥雨滿衣田翁迎客拜松火照溪扉

春日有懷得一律寄呈伯氏

萊衣定省樂如何欲問寒暄語更多歧路孤懷頻聚散江湖幽約久蹉跎東臺月掛愁中夢南嶽春回醉裏歌一夜花心生細雨扁舟應放柳潭波

次箕雅竹影韻

虛窻竹影如圖畫橫斜亂抹月明夜影則太悅惚畫

亦奪造化風來風去忽有無影耶畫耶誰知者描之
難描掃還生暮暮朝朝書牖下倏爾不見但有聲山
月欲落山雨灑四時春留自蒼翠五更風動任掀簸
幽人坐其中松酒手自煮君不見太白持杯勸孤影
我今對此醉深斝

夜坐小酌次伯氏韻

彈罷清琴且浩歌滿庭寒葉雨聲多縱知病裏也妨
醉奈此深樽黃菊何

守歲夜得歸字述懷

心如送客轉依依繞壁孤吟燈火微世事不禁雲狗

變年光無奈壑蛇歸屠蘇春氣梅叅座爆竹寒煙雪
擁扉差喜弟兄團聚在清晨彩服候庭闈

首陽道中

遊騎翩翩入洞霞幽林細逕互欹斜青山洗盡前宵
雨流水浮來幾處花塵世百年空逆旅春風三月且
芳華遙看白瀑懸霜練未到招提奈與何

落花

繁紅駭綠漸漫天如醉如嬌更悄然昨日無風那可
怨今宵有月秖相憐辭枝屢繞終誰戀遇水同歸却
是緣莫恨韶光還易暮明年春到又明年

鞦韆詞

碧城兒女戲鞦韆畫樓晴晝懸翠索翠索垂垂身裊裊風多不耐春衫薄蹴送飛燕雲濛濛折盡柔楊春漠漠倏而高兮倏而低玉珮自鳴金釵落芙蓉曉濯露搖蕩不勝風鸞鶴晴摩雲翩躚欲凌空紅粧隱映鴛鴦池鏡面無塵雲日翻恍疑洛妃御泠風羅襪輕波春無痕粉墻下有東西路多少行人空斷魂正好鏡中花堪翫不堪折斜陽戲罷笑相看鬓雲半頹香裙裂玉顏暈生嬌無力暫向桃花深處坐須臾歌管響春天十二曲欄明月夜

荷堂月夜次板上晋菴相公韻

柔柳煙青雨洗池春營畫棨晩褰帷樓光倒水龍呑
盡城勢侵雲鶴度遲妓席琴鳴方得月官樽酒熟可
無詩夜闌送客休惆悵白露圓荷又好期

海臺讌會

地高通四望佳氣晝氤氳軒豁乾坤大浮沉日月分
山河樓兀兀城郭木欣欣眼濶邊鴻影心閒野鶴羣
雨帆花逐浪煙野草如紋旗偃龍蛇倒笳鳴燕雀聞
彎弓風嫋嫋舞劒雪紛紛急管連清瀨纖歌繞紫氛
碧涵叵羅酌香暖石榴裙暝色星垂海春陰樹拂雲

金盤且爲樂銀燭不知曛激仰憂時語淋漓卜夜醺
聖朝方漸化平世敢忘軍保障天爲險英雄志在勲
誰教魚縱壑終見豹成文一笑問廊廟何人畫策勳

梧林亭月夜遣懷

官燭琴鳴柳影垂羈懷黯黯下樓遲春江水暖蛟龍
宅夜月花明杜宇枝夢或歸家聊自慰詩惟遣興不
須奇遥知兄弟讀書處山翠南軒靜掩帷

凝香堂書懷

碧潭波活長新荷庭院無塵小雨過客子思歸芳草
遍春光易老落花多寥寥毎賴詩排悶鬱鬱時將劒

作歌久矣京華書信斷北堂安否近如何

送用休疊用池字韻

桃花歷亂雨鳴池惆悵離懷暫捲帷落絮無情隨水急浮雲何意返山遲春歸厭聽啼春鳥客裏難成送客詩爲報家兄多釀酒海棠圓月是還期

用休去後懷緒甚鬱悒强吟排悶

極目長雲日隱洲悲歡萬事水東流楊花亂似深春夢芳草多於獨夜愁風雨樓臺留遠客江湖今古送孤舟微吟伐木增寥落縱有清樽誰與酬

還京時路過延安

遠水浮空綠殘霞漾日明行裝詩卷重市直酒錢輕
山轉知村近天垂見野平此身分未得來去戀親情

臨津道中

倦馬欲成驪路長雲日暄小舟三四客獨樹一孤村
每起鳴雞曉遥投吠犬昏漸看山色秀知是近鄉園

在洛中逢家親晬辰不得稱觴下懷悵慕獻古
詩一篇以寓頌祝之誠

維時仲夏月日滿二十七聰言我嚴君懸弧屬此日
此日宜歡娛獻壽嘉讌設昆弟與娣嫂怡愉儼星列
玉卮光瀲灩彩衣爛披拂歲歲復年年此樂何曾缺

聖朝重西維保釐周命畢分憂自夙夜碧城秉金鉞
嘆息懷黎元蒼茲戀 京闕海近風氣殊或恐因戚
疾久阻鯉庭訓湖山夢幾越今夕是何夕覽揆逢佳
節薄言陟彼岵我馬何玄黃杳杳望西東白雲生遠
崗遥憶棠軒上稱觴但有兒親心豈多娛小子難爲
情願借千里風乘之以遐征瞻彼偃盖松黛色經幾
霜上有千歲鶴皓衣而玄裳願將松與鶴獻我君子
傍又欲捲海水添壽壽無疆頌禱豈止斯中心別有
望平生濟世術安用施一方旣逢堯舜 君時亦際
休明撫民流惠澤翼 后致昇平歲廊樹勳業家國

振名聲遂成江海志歸臥綠野堂怡神雲月閒養性

山水長道根日以深優游樂且康小詩祈祝切勉勉

須勿忘

秋日同伯氏及族姪受之慶小飮共賦

披心歌頬弁卜夜且遨遊霜重疎疎木秋淸歷歷樓

孤雲和鴈去寒菊伴人留萬事不如醉深樽瀉我愁

吟呈碧城亞使

高閣琴樽月暎池憶曾花外共褰帷閱來聚散雲長

變流盡光陰水不遲南嶽春歸猶臥病西風人到忽

傳詩碧城楓菊留餘債亞使淸秋莫負期

與李措大抽韻同賦

塞鴈摩天廻城高落照斜秋陰晴似雨山色晚如霞
酒欲邀溪月詩應待菊花身閒久謝客風鬓任鬖髿

聞明年有禁酒新令夜飲瀉恨

曉氣床書冷蒼苔雪擁林明年難得酒今夜可澆心
松籟通琴逈梅花繞客深茲遊堪跌宕不妨到晨吟

月夜獨酌

雪晴月出天地明中有幽人朗吟詩古松偃蹇如揖
人時送淸風吹我衣風自閒懷月隨影生平知己唯
在斯擧杯欲勸風與月風本無形月無辭夜深獨酌

我醉倒正是月落風定時

夜吟

烹茶留客話童子夜敲氷梅蘂春浮閤松風雪灑燈夢歸滄海艇詩寄白蓮僧靜裏無塵累優游我輩能

夜坐懷人

風露淒清鳥雀林山光夜色莽俱深天垂曠野蒼蒼逈月傍殘樽細細斟老鶴欲成雲水夢寒梅能保雪霜心攀援松桂懷人遠不寐還隨櫪馬吟

雪夜得書字與諸君同賦

我驢慣不遝山暝到君廬好月來鍾後新梅長雪餘

庭畱迎客鶴床閱煉丹書良晤多閑抱村醪更滿釃

散句

獨鳥去邊餘落日亂蟬聲外盡寒林　樓勢和人飛
欲去潭光將月照還空　歸騎雨昏芳草路啼鶯春
滿杏花村　滴滴山應無限翠娟娟花自可憐枝
林鶯到老無新語海鶴思歸長白毛　老鶴精神秋
颯颯寒花氣色露娟娟　疎籬倦立依風馬古木寒
愁背日鵶　霜天元易暮秋雨豈多時　樹老傷春
色泉鳴喜雨聲

默齋遺稿終

默齋遺稿跋

竹軒集卷末所附詩若干篇亡兒楚材所作也寂寥遺什豈能壽吾亡兒而猶不忍委之塵篋泯沒無傳盖惜其有才無命莫吾兒若也兒才甚高年十六七時爲文詞已多驚人語當世宗匠許以可畏性泊如無所好獨好翰墨之嬉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廢書沉潛四五年用力益肆浸浸有風騷之韻天假之壽其進庸可量乎幼有懿行篤於孝友長而器宇弘遠謂可以昌大吾門造命者闕之潛光湮而不顯身後又無一嗣形而留者獨其吐吻之餘是何足不

朽吾兒也竊又思之無所能人宜其化爲塵土有所能人發之精英其光欻欻歿而猶未沫昔邢居實一介秀才尚能以三疊之詞藉楚騷之聲名揚後世今若採吾兒之詩編錄於昭代文藪得與之接武揚徽何遽不及居實也惟我從兄竹軒公高文鴻藻爲世所推遺集之出可傳於永久吾兒之二三同遊謀欲印附舊什與斯集並行余亦不挽而止之非以零金片玉夸美於人竊有至悲者存後之覽者由此而憐其有才無命相與咨嗟誦詠傳之不泯兒雖不幸不得其年而其文則不朽庶乎以名爲壽非壽之壽其

將失於天而得於人也歟噫

歲上章執徐仲秋上澣健菴翁題